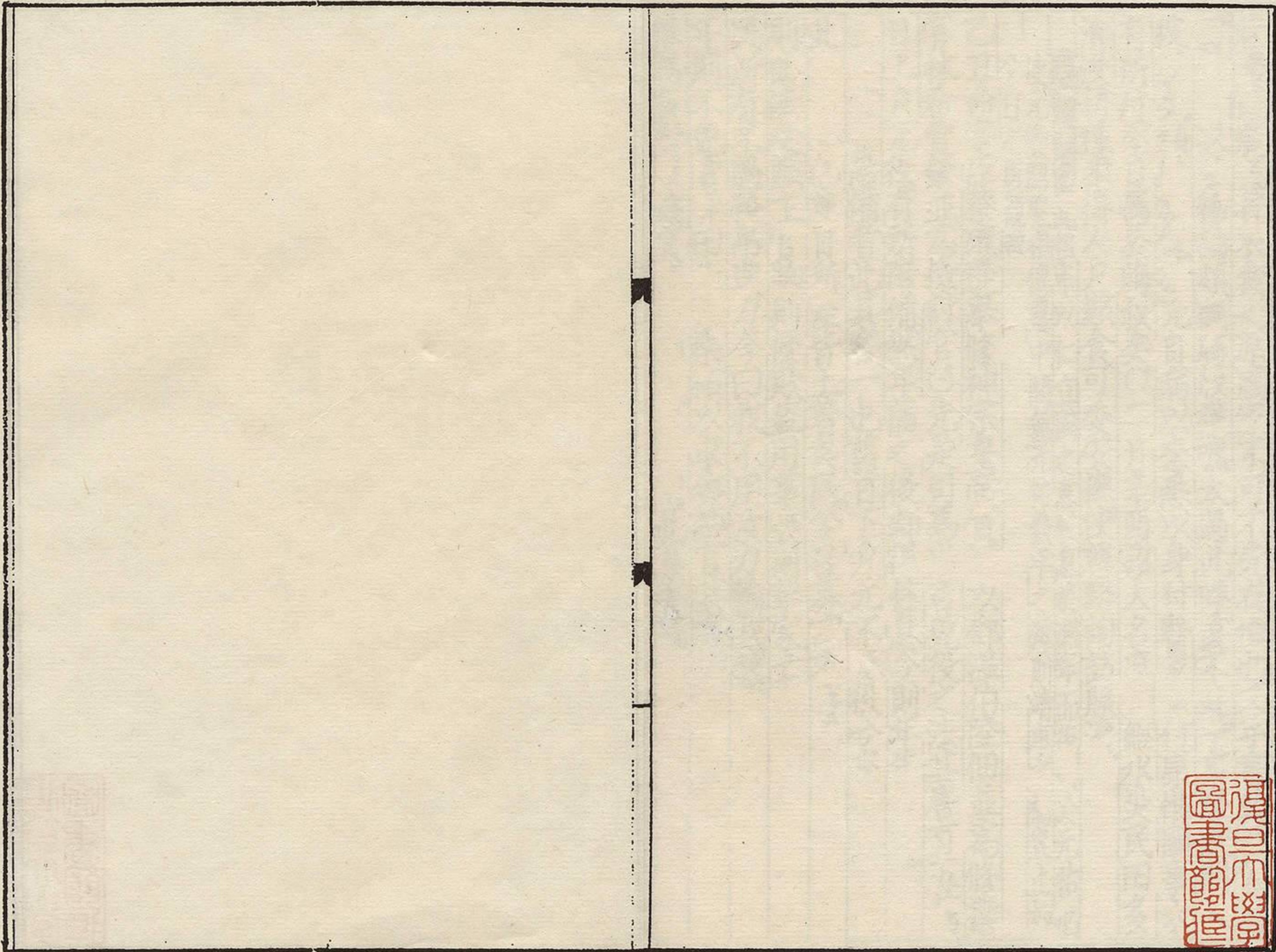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若農者不食之原國亦不可不先存恤也入于書與之公者

彼以物論煩譏每以措嘿太過此際度不才事蹉跌則入

有所付今日屬於晦叔矣○二月辛酉詔大名府 經水災民田多

滄浸耕種未得人戶艱食可委安撫使韓絳詢訪賑濟

使元豐紹聖初傳襲中間無元祐數年之澤則靖康少

乙丑命宰臣蔡確提舉修神宗皇帝實 以鄧溫伯陸佃並為修撰

官林希曾肇並為檢討官○先是司馬言免役之法其害有五

日上一戶充役有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今則年年

倍備者此其害一也舊日下戶元不心役今

此則由法受贓主官物則侵欺盜用事則挈家亡

民所有不過趨帛與力今日我不用汝力輸我錢

年則不免責其田桑柘以求錢納官其害二

惟務多命又殘廢

敕應免役並罷其諸益 依熙寧元年

前一及最號重難知有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我作後法

為衙前之難以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士女戶

者並令隨貧富分等第出助役錢遇衙前合當重難者 及給

乙丑 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奏初議役法 確言以入事也當

與樞密院共之故三省樞密院同進呈○丙寅 擊彈奏蔡確章悞

章十餘上○丁卯詔內外待詔太中大夫以上各舉曾歷一任已上

聰明公正所至有名堪充監司者二人若到官之後才識昏愚職業

墮廢薦才按罪喜怒任情并舉者加懲責○韓維言范鎮往在仁宗

朝嘗為諫官率先群臣首唱大義擇宗室之賢預建儲副以安國本

凡上章者十九貽執政書者二獻大合祭賦者一所言忠切至忘其

身自此大臣始繼有論奏英宗皇帝遂自潘邸入繼大統先帝追錄

忠言如文彦博富弼皆身被褒寵實延其嗣劉沆 堯臣雖已歿猶

推恩官其一因賞獨不及鎮伏望聖慈察鎮先識首議有勞宗社

特降明詔褒顯厥功使天下知朝廷之行信賞雖久而不廢人臣之

抱忠計雖隱而必錄足使為善者勸上助風化司馬光以病在告亦

元祐元年

移書三省同列進呈維疏優與推恩已已以光祿大夫致仕范鎮
 為端明殿學士致仕仍以鎮子平西縣令百揆為宣德郎○二月辛
 未劉摯試中丞○詔起居舍人依舊制不分記言動○癸酉監
 察御史王岩叟為左司諫○右司諫蘇轍始供職上言帝王之治必
 先正風俗風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為善風俗一敗中人以上
 皆自棄而為惡邪正盛衰之源未有不始於此昔真宗獎用正人孫
 奭戚綸田錫王禹偁之徒既以諫諍顯名則忠良之士相繼而起其
 耄期厭事丁謂乘間將竊國命而風俗已成無與同惡謀未及發旋
 即流放仁宗仁厚是非之論一付臺諫孔道輔范仲淹歐陽脩余靖
 之流以言事相高時執政大臣豈皆盡賢然畏忌人言不敢妄作一
 有不善言者即至隨即屏去故雖人主寬厚而朝廷之間無大過失
 及先帝嗣位執政大臣變易祖宗法度惟有范鎮等明言其失
 二人既已得罪臺諫有以一言及之者皆紛然逐去由是風俗大敗
 臣願陛下永惟邪正盛衰之漸始於臺諫修其官烈其言
 當隨事行書使風俗一定言日至則太平之心可久而待
 式上御覽閣侍讀韓維言仁孝發於天

輒違而過之且敕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以及
 百姓則天下幸甚○司馬允言復行差役之初縣能不有以
 擾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何為改更勿以人
 言輕壞利民良法

仲淹之事所以行之而遽變者以章得象為相而仲淹為
 參政也司馬光所以能變新法於數月之頃以光為左僕射而
 其權重也使天假之年得以盡行其志則豈有後日之禍哉

蘇轍言蔡確愼妄刻深韓縝識闇行汗章惇雖有應務之才難以獨
 任司馬光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追心至若張璪李清臣安
 燾皆糾箝之人願早賜罷免別擇大臣負天下之重望有過人之高
 才者代之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
 罷免役行差役事劄子臣昨夕反覆看詳方見其間甚多踈略光初
 言上戶以差役為便以出免役錢為害至十七日劄子內却言彼免
 役錢雖於下戶困苦而上戶優便旬日之間兩入劄子而所言上戶
 利害正相反必是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
 方必恐未能盡善惇又常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
 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

蔡京
希司
馬光
意

謹
俊

范純
仁諫
司馬
光
復

當詳議孰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御史中丞劉摯言竊慮五日之內倉猝難了乞特與展限作一月○右司諫蘇轍言舊在役盡今年而止却於今年之內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弊害○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兩縣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國是論曰司馬光在元祐改免役法蔡京知開封府即日改為差役光乃不疑其異而稱之揚畏改熙豐而從元祐呂大防喜其材蘇軾蘇轍亦不疑其害已而薦之卒之叛元祐者畏與京也安石欲人同己而能惡翻悔之人元祐諸賢鑒安石之失而反用翻悔之輩然則欲人同己之言未可專以責安石也持天下之衡者難矣哉

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踈略今章惇所上文字大率出於不平之氣專欲求勝望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是日詔司馬光建明役法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宜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范純仁自慶州召入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一可暴革蓋治道唯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百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簡遺之曰此法但緩行而孰議則事不擾急行而踈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將踈略之法使謬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光亦弗聽也

呂中曰世率謂吳蜀之民以催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温公不能周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催役温公主差役然差役二役輕重相等利害相半非關於風土然也蓋嘗推原二法之故矣夫差役之法行民雖有供役之勞亦以為為有田則有租有租則有役皆吾職當為之事無所憾也其所可革者衙門之重役耳官物附失勒之出官網費用責之供農民之所不堪苟以衙門之役募而不差農民免任則民樂於差之法矣至催役之法行民雖出役之直而闔門安坐可以為生生之計亦無怨也其可去者寬剩之數散而不斂下戶免需則樂於催之說矣因其利而去其害則二法皆可可行也然士夫進用於熙寧之時以催為是進用於元祐之時以差為得公心不立隨聲是非可嘆也善乎邵氏之言曰蘇范

元祐元年

溫公門下士以差役為使厚刑公門下士以產役為未盡雖賢
否不同各不私所主若蔡確則賢如溫公暴
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信哉斯言

蔡確
出知
陳州

司馬
相
光左

王若
史
對

劉摯
言
申

閏二月己丑朔王巖叟嘗入對極言蔡確陰邪巧佞祖宗遺戒不可
用炎人兩漢以來伏節死義立功立事皆中原人上曰為是舊臣巖
叟曰孰非舊臣上曰近日頗旱對曰以聖德如此無致災變之理惟
是執政間有此人所以致旱上曰待便行庚寅蔡確知陳州從所請
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司馬光
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光方以疾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
不許○詔已差官詳定役法各遞與限兩月體訪的確利害聞奏○
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天下錢穀皆總於三司自改官制以來將
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不
能盡知天下錢穀之數無由量入為出欲乞令尚書兼領左右曹諸
州錢穀金帛須具支帳申戶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
戶部符下支撥如此則利權歸一是日詔尚書省立法○命宰臣司
馬光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錄○司馬光言天聖中諸路止各有轉
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王安石欲力就新法者路始置提舉常平

廣惠農田水利官皆得按察官吏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皆選年少
資淺輕俊之士為之詔諸轉運使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
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其差文臣兩員本
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
司管幹○丁酉王巖叟入對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奸人有以迎意
進說又奏乞察賢不賢去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耻
而不樂為用上曰何如得民一歸厚巖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示之
一則民歸一顧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過為美而以改過
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又奏兩宮垂簾杜絕內降太皇
太后曰這箇則極是決然不到得不消憂也○劉摯言保甲罷團教
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於轉習今之保甲衣必華
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粗糲之習矣群衆而笑喧奮臂而
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推魯勞苦之習矣臣愚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
若保甲之技藝強弱高下州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取其情
願刺以為本州禁軍自餘中下藝等亦召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
為弓手手力耆戶長之役○蘇轍言願於元豐庫或內藏庫乞錢三

劉摯 攻曾 布 朱光 庭篤 范純 仁 王粲 程頤 鄭俠 逐便

十萬貫上以為先帝收恩於既往下以為社稷消患於未萌河北之民喜為剽劫近歲創為保甲驅之使離南畝教之使習凶器今雖已罷而弓刀之手不可以復執鋤酒肉之口不可以復茹蔬既無所歸勢必為盜故臣願乞三十萬貫為招軍例物選文武臣僚有才幹者各一二人分往河北逐路於保甲中招其強勇精悍者為禁軍隨其人才以定軍分○劉摯言知樞密院章惇素無才行近者差役乃是三省樞密院同共進呈惇果有所見當於是時敷陳講畫今待敕命宣布方始退而橫議惇非不知此法之是與非也蓋寧負朝廷而不忍負安石欲存面目以見安石而已○甲辰劉摯言臣伏見戶部尚書曾布在熙寧初王安石託以腹心故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造於布之手臣時為御史曾以此告之于先皇帝曰大臣誤朝廷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蓋指布輩也○朱光庭奏今日廟堂之上司馬光未出只有呂公著一人忠朴可倚其餘皆奸邪伏望聖慈早進范純仁庶得賢者在位同心一德以輔聖政○程頤為校書郎先是王岩叟言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方欲用顥而顥卒陛下復起顥

而用之四方俊又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顥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詔英州編管人鄭俠特放逐便仍除落罪名尚書吏部先次注舊官與合入差遣從監察御史孫升左司諫蘇轍所奏也○辛亥詔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章惇宜解機務可守本官知汝州與放謝辭制辭曰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言者既數劾惇惇居位如故及惇與同列於簾前爭論喧惇有它日安能奉陪喫劍之語太皇太后怒其無禮乃黜之○王巖叟嘗入對言治天下之道無他事只在合人心而已上曰會得若叟曰既荷陛下聽納臣等不敢不極盡忠慮惟在陛下久而不厭常賜收採上曰甚善○乙卯同知樞密院事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兼侍講范純仁同知樞密院○權給事中王岩叟言伏觀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關耳器識暗昧立朝以來無一長為人所稱燾之不才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額真柄所有畫黃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為

舊示 元祐元年

蘇轍
政安

太后
官

呂
言
君子

王若
忠
安
燕

別敕行下巖叟又言臣兩次論駁除安壽竊聞已有指揮門下省更
 不送給事中書讀令疾速施行臣位可奪也而守官之志不可奪也
 身可忘也而愛君之心不可忘也陛下既重改命必欲施行則願
 指揮別差官權給事中以全孤臣之守蘇轍言安壽自同知樞密院
 除知院人直出其上不知陛下何以取之而遽至此孫覺言安壽材
 能不為士大夫所稱臣以為巖叟封還稍為舉職劉摯奏壽備位執
 政以來未聞有一善見稱於人亦不聞有一言少補於國又同孫升
 奏伏聞除安壽事因給事中兩次封駁特降指揮更不送本官書讀
 直下吏部施行朝廷命令之出必由門下書讀省審而後行所以審
 重防察示至公於天下也今陛下除一大臣因其封駁不當遂廢給
 事中職業不合書讀則是命大臣而以私矣私門一開將何以振肅
 公道維持紀綱乎○丙辰左司諫王巖叟右正言朱光庭進對太皇
 太后曰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闕失一言來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
 垂簾官家又年小不比神宗時若非臺諫公正忠孝及執政得人一
 耳目何由得盡天下事卿駁安壽甚當但以願託不欲盡去又曰神
 宗時執政若一一進言安得有今日天下許多事又曰知人為難堯

舜猶病之又曰民間已蘇息未愛民當如赤子○丁巳安壽辭免新
 命不允敕黃付巖叟書讀巖叟又封還○詔應內外見監理市易官
 錢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淨利
 錢亦依此或正身并保人孤貧者權住催理及今日已前積欠免役
 錢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稅帶納○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君
 子小人之分辨則王道有成邪正雜處於朝則政體不能純一太皇
 太后保佑聖嗣女養生民召用一二舊老與之裁正法度緝正紀綱
 然大臣之異議者則不能盡誠竭力以稱太皇太后之意推原其情
 蓋有三說一曰先帝之法豈可遽改二曰國家用度至廣非取於民
 何以足三曰司馬光老且病將不能終其事當熙寧元豐之際小人
 之黨暴布於天下爭利者爭斂財急功者爭用兵結民怨起邊禍皆
 非先帝之本意乃大臣無所補報而有以成之○三月己未左司諫
 王巖叟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賞賢也一進安
 壽則諫官御史文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今進一非才於極高之
 位輕朝廷名器一當論也告命不由門下書讀而行之損朝廷紀綱
 二當論也○庚申劉摯言安壽范純仁告命不由給事中直付所司

哲宗 元祐元年

陛下何故自隳典憲○庚申詳定役法所言乞下諸路除衙前外諸色役人只依見用人數定差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出錢助役指揮勿行從之○司馬光言伏覩朝廷改科場制度凡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為先文學為後就文學之中又當以經術為先辭采為後今國家大議科場之法莫若依先朝成法合明經進士為一科立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令天下學官依注疏講說學者博觀諸家自擇短長各從所好春秋止用左氏傳其公羊穀梁陸淳等說並為諸家孟子止為諸子更不試大義應舉者聽自占習三經以上多少隨意皆須習孝經論語光以奏藁示范純仁純仁荅光曰孟子恐不可輕猶黜六經之春秋純仁更有一說朝廷欲求衆人之長而元宰先之似非明夷蒞衆之議不若清心以俟衆論可者從之不可更俟衆賢議之如此則逸而易成有害亦可改而責議者矣光欣納之○戊辰蘇轍言陛下用司馬光為相雖應務之才有所不周而清德雅望賢愚同敬至於韓鎮以屠沽之行使與光同列以臣度之不過一年鎮之邪計必行邪黨必勝光不獲罪而去則必引疾而避矣去歲虜使入朝見鎮在位使副相顧反脣微笑鎮無狀舉祖宗七百里之地無故與之北虜地界之謀出於邪律用正今以為相虜以闢國七百里而相用正而朝廷以蹙國七百里而相鎮臣愚所未諭也○庚午吏部侍郎李常為戶部尚書常文士少吏幹或疑其不勝任以問司馬光光曰使此人掌邦計則天下知朝廷非急於征利貪吏望風招刻之患庶幾少息○中書舍人胡宗愈為給事中為起居舍人蘇軾免試為中書舍人○軍器監丞王得君添差監亳州城縣倉先是得君上書言應臣僚上章與議改法但許建明事情不得妄有指斥內出手詔曰予方開廣言路得君意欲杜塞人言無狀若此可罷職與外任監當○司馬光言今討論經史上自伏羲下至周威烈王二十二年略序大要合為二十卷名曰稽古錄伏望看詳送秘書省正字范祖禹等令繕寫上進候讀祖宗寶訓了日乞取此書進讀從之○三月壬申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劉摯呂陶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近除胡宗愈蘇軾如何摯等對甚合公議又曰盡是此中自除兼蘇軾天下知其有文多年淹滯又曰每執政來常說與凡差除須是公正外人自無言語○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今參詳如有祥瑞邊捷宰臣

程頤
三劄
子

劉摯
攻程
願不
行
程頤
以師
道自
居

韓縝
出知
穎昌
召文
彥博

已下紫宸殿稱賀○詔劉摯主觀刑部郎中杜紘將元豐敕令格式重行刊修先是摯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綱目而民於是無所措其手足矣世輕世重惟聖為能變通之○已知司馬光言聖旨問臣程頤上殿當除以何官職臣竊惟宗政殿說書足為超擢幸已程頤為通直郎崇政殿說書願進劄子三封一曰皇帝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乞朝廷遴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其二曰三代必有師傅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其身體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以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樸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其三曰竊見經筵臣僚侍者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後特令坐講以養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為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為重劉摯言布衣程頤之遜避不已而陛下恩命每有加焉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今有譽而試不試每辭而加進臣於是知願之不聽受也若願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乞止授以初命之官既使得以祿養其親又使受之有義廉耻不立於天下也久矣命幸有一人焉若授受不當於義則使天下靡然益不以廉隅為事豈不重哉願卒留經筵摯所言不用願每以師道自居其侍講色甚莊言多諷諫願聞帝宮中盥而避蟻因講畢請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帝稱善○孫覺言韓縝不可用為相臣所聞所見者凡十有二實封而上進者八九登殿而口陳者再而臣所言猶未效王叢叟言韓縝無天下之望夏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為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穎昌府內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異宜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章惇也○詔賜守太師致仕文彥博有輿赴闕令河南津置行李先是司馬光除左僕射固辭以疾乞召用彥博及將罷韓縝太皇太后以御劄付光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奏彥博官為太師年八十

哲宗 元祐元年

司馬
光言
賑濟

王安
石卒

呂公
著為
相
文
國
章
重
事

蘇轍
攻呂
惠卿

一臣比彥博乃是後進而位居其上非所以正大倫也不聽○王巖叟奏乞罷三舍法蘇轍言禮部欲復詩賦司馬光乞以九經取士二議並未施行欲乞先降指揮明言來年科場一切如舊但所對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議論不專用王氏之學仍罷律義然後徐議未為晚也從之御史上官均言請令學者各占三經雜以論語孟子不必專用新義試策以二一問歷代一訪時務後詩賦與經義訖參用云○司馬光乞令提點刑獄司指揮逐縣令佐專一體量鄉村人戶有闕食者一面申知上司及本州更不候回報即將本縣義倉及常平倉米穀直行賑濟將來夏秋成熟令隨稅送納一斗只納一斗更無利息逐縣令佐有能用心存恤並不流移者優與酬獎其全不用心賑貸致戶口多有流移者取勘聞奏三省進呈依奏○癸巳荆國公王安石卒司馬光手書與呂公著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今方矯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采前力主張更全仗晦叔也○三省言尚書六曹職事閑劇不等今欲減定以主客兼膳部職方兼庫部都官兼司門屯田兼虞部定為三十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五員從之五月丁巳朔呂公著依前官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文彥博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詔令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與執政商量事如遇有軍國機要事即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韓維守門下侍郎○蘇轍言國朝舊典冬至園立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自後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丁卯劉摯言學校之制主於教育人材非行法之地也欲望罷不許相見之禁教誨請益聽其在學往還戊辰詔孫覺顧臨程頤同國子監長貳看詳修立國子監太學條制○乙亥右司諫蘇轍言呂惠卿懷張湯之辯詐兼盧杞之姦凶王安石初任執政用為心腹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為讎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獄以托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致死地安石由是

哲宗 元祐元年

贈官
其後

列禁
攻呂
惠卿

設大
臣配
享
再貶
呂惠
卿

得罪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一日爭利遂相挾搆不遺餘力此大彘之所不為而惠卿為之乞陛下斷自聖意略正典刑縱未以汙鉄鎖猶當追削官職投畀四裔以禦魑魅○先是劉摯言王安石以道義文學起而輔政先帝舉天下聽之呂誨獨以為不然曰安石居廟堂天下必無安靜之理又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誨坐是貶官于外後安石變亂祖宗法度天下被其患者十七八年皆如誨言欲望哀其志節特賜褒贈呂大防范純仁言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譴死外藩今其家貧甚諸子仕於常調詔誨特贈通議大夫男由庚與堂除合入差遣○六月劉摯言呂惠卿公違詔敕擅出師旅其罪不可以不治王巖叟言陛下登極赦書不得後擾外界呂惠卿兩次擅發兵入西界不可不誅也蘇轍言中外士大夫見惠卿獨得不誅皆謂朝廷用法不平撥拾蜂蟻脫遺鯨鯢○詔自今科場程試毋得引用字說從林旦言也○呂惠卿落職降為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韓川言市易之設雖曰平均物直不免貨交以取利又所收不補所費請結絕見在物貨盡日更不收買從之○王覲言先帝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米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糶誠務在於平穀價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為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糶糴舊條則僅同虛設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丙午王巖叟朱光庭蘇轍王覲等言呂惠卿罪惡責授分司南京切以執鯨鯢於漏網稍正邦刑蓄虎豹於近郊然貽後患臣等豈不知降四官落一職為分司官在於常人不可為輕典乎蓋以堯之四凶魯之少正卯既非常人不可當復用常法治也○戊申吏部尚書孫永等議神宗輔相之臣有若文忠富弼秉心直亮操術閱遠歷事三世計安宗社以配享神宗皇帝廟廷實為宜稱詔從之初議或欲以王安石或欲以吳充太常少卿鮮于侁曰勳德第一惟富弼耳○辛亥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從諫官王若叟等四人所奏也蘇軾草制詞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以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

折臣示 元祐元年

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伯鯨誦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欺君喜則磨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噉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奸賊狼籍橫被江東至其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求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疑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甲寅詔曰先帝講求法度愛物仁民而搢紳之間不能推原本意或妄生邊事或連起狂獄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敕正風俗修振紀綱益不得已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呂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患它日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

使自弃耶○乙卯崇政殿說書程頤上疏曰臣以為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周公作立政之書舉常伯至於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茲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複惟在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右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古之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思慮偏好生於內眾言辨口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差修國子監大學條制是亦兼也乃無一人專職輔導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閑爾又以為雖兼他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然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心若使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亦淺

平此理非知學者不能曉也。今諸臣所兼皆要官，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例，俾臣夙夜精思，竭誠專在輔道。陛下擢臣於草野之中，益以其讀聖人書聞聖人道，臣敢不以其學上報聖明，竊以聖人之學不傳久矣。臣幸得之於遺經，不自度量，以身任道，不虞天幸之至，得備講說於人主之側，誠使得以聖人之學上沃聖聰，則聖人之道有可行之望，豈特臣之幸哉？

講學之地非徒曰經筵而已。凡起居動作之間無非學也。講學之人非徒曰師保而已。凡侍御僕從綴衣趨馬無非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雖深居禁密之地，而凜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若嚴師，父之臨乎其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今聖賢之自本自根乎。

秋七月丙辰朔，尚書省言舊制中外學官並試補，詔尚書侍郎左右司郎中、學士待制兩省御史臺官、國子司業各舉一員，宜罷試法。○蘇軾奏論衙前一役只當招募不當定差，嘗白司馬光不然之。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公亦不顧軾言。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邪？光不悅而罷。○辛酉，宰臣司馬

司馬
光言
一科
事士

蘇軾
論衙
前役

光言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欲乞朝廷設十科舉士：一曰可為師表科，二曰可備獻納科，三曰可備將帥科，四曰可備監司科，五曰可備講讀科，六曰可備顧問科，七曰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科，九曰善治財賦科，十曰能斷請讞科。應職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內舉二人從之。○乙丑，夏國主秉常卒。○左僕射司馬光等言欲乞今後凡有詔令降付尚書省者，僕射左右丞簽訖分付六曹，騰印符下諸司及諸路諸州施行。其臣民所上文字降付尚書省，僕射左右丞簽訖亦分付六曹。本曹尚書侍郎及本廳郎官次第簽訖，委本廳郎官討尋公案下筆判云：今欲如何施行次第，通呈侍郎尚書，非六曹所能專決者，聽詣僕射左右丞咨白，或申都省，或上殿取旨。若本曹顯不當，即行糾劾，所貴上下相承各有職分，行遣簡徑事務辦集。上官均亦奏乞尚書省事類分輕重，某事關尚書，某事關二丞，某事關僕射，從之。○是月劉摯言：乃者朝廷患免役之弊，下詔改復差法，而法至今不能成，朝廷患常

可馬
言罷
青苗
錢

大臣
論奉
人才

上問
人材
誰得

程願
不善
請保

蘇轍
言冗
官

平之敝並用舊制施行曾未累月復變為青苗之法其後又下詔切責首議之臣而歛散之事至今行之如初此二事大事也而反覆二三尚何以使天下信之且改之易之誠是耶君子猶以為反令况改易而未必是徒以暴過舉於天下則曷若謹之於始乎○辛卯司馬光劄子勘會青苗錢利民甚少害民極多今欲只令州縣依舊法越時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所有舊欠二分之二息盡除放只元支本錢隨見欠多少分作料次隨稅送納詔從之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方以疾在告不與也巳而臺諫共言其非皆不報光尋具劄子乞約東州縣抑配者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朝於簾前爭曰不可是何奸邪勸陛下復行此事純仁失色却立不敢言青苗錢遂罷不復散太皇太后諭輔臣曰臺諫官言近日除授多有不當司馬光言朝廷近詔臣僚舉可任監司者既令各舉所知必且試用待其不職然後罷黜亦可并坐舉者呂公著曰舉官雖是委人亦須執政審察人材光曰自來執政只於舉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韓維曰光所言非是豈可直信舉者之言今不先審察待其不職而罰之甚失義理公著曰近

來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資格光又曰資格豈可少維又曰資格但可施於叙遷若升擢人材豈可拘資格○司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謂告自是不復入朝○八月己亥王岩叟朱光庭入對延和殿岩叟進劄子論及人材之難上曰只為難得全者有材者無德有德者無材對以為執政大臣須當用材德兼備者自餘各隨合用處用之若當局務之任則用材可也若當獻納論思之地須用德方可簾下甚然之○癸卯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程願兼權判登聞鼓院願再辭之詔不帶職官充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其請俸依職事官例支見錢願在講筵嘗質錢使或疑祿薄問知乃自供職後不曾請俸尋詰戶部戶部索前任曆子願言願起草萊與前任曆子其意以為朝廷待士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即令戶部自為出曆子○蘇轍言上官均上言極論官冗之弊已蒙朝旨降付給舍左右司看詳施行臣伏見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是也計其才行可以居官治事者納粟胥吏不如補蔭補蔭不如進士武舉又進士科所謂特奏名者凡五例其最濫者但曾一次預薦僅及三十年即該推恩臣以為有可罷者納粟得官是也有可以

哲宗 元祐元年

馬光卒

馬光 畏司 二馬

馬光 畏司 二馬

裁抑者特奏名資蔭胥吏是也○九月丙辰朔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為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徇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

司馬光天將祿人之國必先祚其君子天將以元豐為元祐則使司馬光獲相於初元天將使元祐為紹聖則不使司馬光獲遺於數歲當是時新法已多變矣然君子未盡用也小人未盡去也公死於今日而黨議已兆於明日使光尚在則君子尚有所立必無朋黨之禍必無報復之事一身之存亡二百年治亂之所係也

太皇太后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禮畢皆臨奠贈太師溫國公謚曰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盡其像刻印鬻之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益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一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嘗載光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始光當國悉改熙寧元豐舊事或謂光曰舊

臣章惇惠卿輩皆小人它日有以父子之義問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熙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大書變熙寧之法者乃神宗末年之悔太皇初年之盛心天下人心之公論也司馬光謂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改若安石惠卿等所建非先帝意者改之當如拯焚救溺此正孔子三年無改於道之本旨也然謂太皇以母改子則它日章蔡之徒必以子不可改父之說進者此紹述之論所由起也當時呂公著之言曰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竟其有害而無利福建江南等路配賣茶鹽俱非朝廷本意當一切罷去則是當變之法皆出於神宗末年之意推此意而行之則無紹述之慮矣呂公著又謂青苗之法但罷逐年比較則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少取寬剩之數則無下戶虛納之患保甲之法只令農隙教習則不至有妨農之患更張之際當須有術不在倉卒此以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惟此意而行之則無反覆之慮矣故曰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盡去而熙豐之法則不可以盡變去熙豐之小人不可以不急而變熙豐之法則不容以太急青苗均輸所可罷而雇役之法未可以遽罷也保馬戶馬所可罷而保甲之法未可以遽罷也新經字法可廢而取經義先論策之意不可廢也然司馬光之變法如拯焚救溺四患未除死不瞑目至於言朋黨之禍則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又司馬光至誠至公之心質之天地而無媿也後世聞公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

元祐元年

咸放
免役
錢

孫升
論用
大臣

聖後

皇
親
起
關

己未薦享景靈宮辛酉大享明堂○丁卯蘇軾為翰林學士解于侁為左諫議大夫梁燾為右諫議大夫蘇轍為起居郎王巖叟為侍御史朱光庭為左司諫王覲為右司諫○詔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納免役錢並與減放五分餘並全放仍自元祐二年為始○傳堯俞言資助役人臣未敢詳定如以差法為非自可復為舊法不須無事徒此紛紛○已知中書侍郎張璪為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臺諫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去○孫升奏祖宗之用人如趙普王旦韓琦此三人者文章學問不見於世然觀其德業器識功烈行治近世輔相未有其比而王安石為一代文宗進居大任趨近利無遠識施設之方一出於私智由是言之則輔佐經綸之業不在乎文章學問也願陛下選任左右輔弼必先乎德業器識無取乎文學声名貼黃言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德業器識有所不足今為翰林學士可謂極其任矣若或輔佐經綸則願陛下以王安石為戒○冬十月丙戌鴻臚卿孔宗翰奏先臣孔子之後世襲封爵一人欲乞今後不使襲封之人更兼它職臣察言孔子廟兒國家之所常奉欲釐定典禮命官以司其用

度立學以訓其子孫則朝廷崇儒尊道之意厚矣合襲封衍聖公專主祠事添助田百畝供祭祀賜書置教授一員改衍聖公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施行從之○乙巳賜范鎮詔曰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鷲朕虛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諉也苟得黃髮之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姦宄消伏御雖篤老乃心王室母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已降勅落致仕除兼侍讀詔書到日可發來赴闕○戊申宗正寺丞王鞏奏宗正寺條例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典領玉牒自范鎮等一進之後神宗玉牒至今未修仙源類譜自張方平慶曆年進書之後僅五十年並無成書請別立法宗正寺修纂寺書其玉牒官每二年一具草繳進如會問未足不得過進期兩季類譜等亦二年一具草候及十年類聚修纂成書進呈從之○劉摯言太學條例獨可按據舊條考其垂戾泰甚者刪去之若乃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非以無補而又有害欲望聖慈指揮罷修學制所止以其事責在學官正錄以上將見行條制去留修定所貴因革不失其當摯言高闊以慕古新奇以變常益指程頤也願所立條制輒為禮部疏駁願亦自辨

哲宗 元祐元年

王若
曾肇

范鎮

承俞作
傳在

對
一
對

朱光
庭論
蘇軾
策題

理然朝廷訖不行○十一月乙卯禮部言將來冬至節命婦賀坤成節例改賤為表從之程頤建言神宗喪未除節序變遷時思方切恐失居喪之禮無以風化天下乞改賀為慰不從○戊午劉摯為中大夫尚書右丞呂大防守中書侍郎傳堯俞為御史中丞仍兼侍讀○戊寅起居郎蘇轍起居舍人曾肇並為中書舍人肇仍充實錄院修撰王巖叟言肇天資甚陋人望至卑早乘其兄布朋附王安石擅權用事朝廷美爵如取於家故肇因緣得竊館職素無吏能而擢領都司殊昧史材而委修實錄巖叟凡八上章皆不聽○范鎮提舉崇福宮以鎮刀辭新命也朝廷起鎮蓋欲授以門下侍郎鎮固不欲起又移書問其從孫祖禹祖禹亦勸止之鎮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司馬君實已為之何用復出也○御史中丞傳堯俞初視事與侍御史王若叟同入對上諭堯俞曰用卿作中丞不由執政以卿公正不避權貴如朝政闕失卿等但安心言事太皇太后主張○三省奏立經義詞賦兩科下議從之○呂陶言保甲之法雖已更張猶有二弊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陶請也○十二月庚子傳堯俞王若叟同入對太皇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十七

太后問曰天下政事如何堯俞稱善又曰保甲保馬須是先罷其餘閑慢者且休嫌於更改太猛若叟進曰若果是閑慢則可若於民有害則亦不可不改也應曰害民則須改若叟進第一請廢葭蘆吳堡二寨劄子堯俞奏曰大率昨來新取者城寨皆可廢太皇太后曰此盡是向來小人欺朝廷做底待令施行遂進第二言曾肇劄子上曰且安心言事待這裏主張若叟進曰若言事省力則不在陛下主張祇緣有如此之難所以須賴人主主張耳○壬寅朱光庭言學士院試館職策題云欲師仁宗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勵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又稱漢文寬大長者不聞有意廢不舉之病宣帝綜核名實不聞有督察過甚之失臣以謂仁宗之深仁厚德如天之為大漢文不足以過也神考之雄才大略如神之不測宣帝不足以過也今來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躰反以媮刻為議論乞特奮睿斷正考試官之罪策題蘇軾文也詔特放罪軾聞而自辨詔追回放罪指揮傳堯俞王若叟各上疏論軾呂陶言蘇軾所撰策題蓋設此問以觀其答非謂仁宗不如漢文神考不如漢宣也今士大夫皆曰程頤與朱光庭友而親蘇軾常

宋史卷一百一十一

蘇軾
結怨
之端

不許
人
引用
異端

蘇軾
自下
策題

蘇軾
軾等
依舊
撰職

戲薄程頤光庭為程頤報怨也又言明堂降赦臣僚稱賀訖兩省官
欲往莫司馬光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終了却往
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孔子言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蘇軾遂戲
程頤云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也眾皆大笑結怨之端蓋始
元祐二年春正月壬戌王覲言朱光庭之論策題言者既以謂
因蘇軾與光庭之師程頤有隙而發矣呂陶之言朱光庭論者又謂
陶與蘇軾同是蜀人而遂言光庭也陛下若置而不問惟詳察策題
之是非而有罪無罪專論蘇軾即黨名不起矣○故夏國主秉常以
遺進物遣使來詔其子乾順為夏國王如明道二年元昊除節度使
西平王例○詔傅堯俞王岩叟朱光庭以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不當
累有章疏今看詳得是非譏諷祖宗只是論百官有司奉行有過令
執政召逐人面諭更不須彈奏二人者又各上疏○戊辰詔自今舉
人程試並許用古今諸儒之說或出已見勿引申韓釋氏之書考試
官於經義論策通定去留毋於老列莊子出題○庚午蘇軾言臣近
以試館職策問為臺諫所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宗之治齊魯
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

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
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宣足以無弊也何嘗有
毫髮疑似議及先朝臣前歲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臣論差役免役
各有利害免役培斂民財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民常在官而貪吏
猾胥得緣為姦二害輕重蓋略相等光間之愕然曰若此君言計將
安出臣謂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坊場河渡官自出賣
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
決不可變光聞臣言大以為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嘗行給田募
役法光尤以為不可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
得弛廢為戒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辛未傅堯俞王岩叟
入對論蘇軾策題不當太皇太后曰此朱光庭私意卿等黨光庭耳
光庭未言時何故不言堯俞與岩叟同奏曰臣等蒙宣諭謂黨附朱
光庭彈奏蘇軾上辜任使更不敢詣臺供職伏俟譴斥丙子詔蘇軾
所撰策題即無譏諷祖宗之意又緣自來官司試人亦無將祖宗治
體評議者蓋學士院失於檢會劄與學士院知今蘇軾傅堯俞王岩
叟朱光庭各疾速依舊供職蓋從右僕射呂公著之議也范純仁亦

哲宗 元祐二年

言蘇軾只是臨文偶失周慮本非有罪○二月詔左司諫朱光庭乘傳詣河北路與監司一真徧視災荒按累降指揮措置賑濟○詔賜富弼神道碑以顯忠尚德為額仍命翰林學士蘇軾撰文○詔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為額○三月甲寅詔輔臣分詣寺觀祈雨○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諭曰性本好靜昨止緣主上冲幼權同聽政蓋非得已况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太子正朝豈女主所當御宰臣呂公著等言陛下執謙好禮冠映古今加以思慮精深非臣等所及○詔內外待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第二任通判資序人堪知州者一人先是呂陶言任官之弊其輕且濫者惟郡守為甚故有是詔○詔內侍省供奉官以下至黃門以一百人為定額程願上疏曰臣前言乞於延和殿講讀太皇太后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講官有當奏稟便得上聞臣今思之太皇太后雙日垂簾聽政隻日若更親臨講讀亦恐勞煩聖躬欲乞只就垂簾日聽政罷召當日講官至簾前問當主上進德次第講說所至如何開益蓋輔導之間有當奏知之事可以陳說所繫甚大又上疏曰臣近言邇英漸執只乞就崇政延和殿間給事中願臨以延和講讀為不可臣料臨之意不過謂講官不可坐於殿上以尊君為說爾臣不暇遠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講易真宗令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在殿上當時仍是坐講立講之儀只始於明肅太后之意此又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豈獨子孫所當為法萬世帝王所當法也今世俗之人能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惟道德益高則益尊君勢位則崇高極矣尊嚴至矣不可復加也○夏四月丙戌交趾遣使入貢○詔文彥博十日一赴朝參因至都堂議事仍一月一赴經筵以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命○庚寅梁燾奏春夏大旱辛卯詔可自今月十一日後避正殿減常膳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職共圖消復○甲午范純仁言早曠作沴前代多因災異求訪直言陛下臨御之初即下詔許人實封言事伏望聖旨下三省樞密院六曹寺監將前來封章並令檢尋擇賢明近臣選官看詳其決然可行者便令執政准擬施行又尚書諸曹受天下四方牒訴奏請文字乞降聖旨並委御史臺諫官給事中左右司郎官分定點檢抽索事祖行遣子細看詳定奪丁酉詔差傳堯俞杜紘孫升赴吏部王岩叟孫覽韓川赴戶部張問上官均赴禮部韓宗道張舜民赴兵部梁燾范純禮呂

陶赴刑部王觀張舜民赴工部點檢自去年正月至年終承受到文字抽索事祖行遣次第子細看詳其間有執文害事不近人情者并元條刪改其勘當住滯者促令結絕其指揮不當及非理問難鹵莽判收者亦許牒本部再與詳究施行用范純仁之言也○己亥內出太皇太后手詔早暎為虐詔諸路監司分督郡縣刑獄王岩叟同中丞傅堯俞入對延和堯俞先奏早○由臣等不職太皇太后曰蓋由太皇太后無德于卿等甚事○辛丑雨○壬寅詔在京職事官歲合舉官陞陟者文臣六曹尚書以上各六人待制以上各四人左右司郎官以上各二人軍器少監以上各二人武臣觀察使以上各二人著為令○甲辰詔張舜民特能監察御史依前權判登聞鼓院先是舜民言夏人政亂強臣爭權乾順存亡未可知朝廷未宜遽加爵命近差封冊使劉奉世等願勿遣緣大臣有欲優假奉世者為是過舉大臣指文彥博也故舜民有是責傅堯俞乞速賜追還以協易不遠復之義王岩叟言舜民言果是則有益於聰明果非則何傷於彥博殿中侍御史孫升監察御史上官均韓川皆言舜民不當罷梁燾言望還舜民舊職以盡其效王觀亦以為言俱不報○乙巳徐州布衣

陳師道為亳州司戶參軍充徐州州學教授先是蘇軾傳堯俞孫覺等言師道文詞高古度越流輩安貧守道若將終身苟非其人義不往見過壯未仕實為遺才故有是命○傅堯俞王岩叟言左丞李清臣竊位日以資材闡首性行險邪專於為己有患失之心苟於隨人無自立之志人材之能否不知民事之利病不識伏望聖慈早賜罷黜上官均言清臣不協衆論梁燾言清臣猥暗貪鄙庸懦傾邪戊申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五月岩叟堯俞等又言臣等累上封章論張舜民不當罷御史不蒙開納言責難以冒居伏望降黜自今更不敢詣臺供職呂公著慮言者將激怒上意致朝廷有罪言者之失乃奏乞稍與優遷令解言職○丁卯劉摯為尚書左丞王存為尚書右丞戊辰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杜純為侍御史呂陶為左司諫賈易為右司諫王岩叟為起居舍人朱光庭為左司員外郎王觀為右司員外郎孫升差知濟州梁燾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先是燾於省中面詰給事中張問因誚問貪祿不去不知世所謂羞耻而孫升再劾張問引燾不知羞耻等語於是批旨付三省曰岩叟光庭觀川等久在言路宜稍遷擢燾於禁省詔同列升朋附燾且罷於是岩

漢商
更法
之非

韓維
罷

呂公
著
賈易

程頤
罷

叟等皆逆迂而升與壽有是命○癸酉胡宗愈為御史中丞宗愈首
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它日奏對便殿上問朋黨
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
黨陛下擇申立不倚者用之則朋黨自銷因進君子無黨論○六月
辛巳朔甲申彭汝礪為起居舍人執政有問新舊之政者汝礪曰政
無彼此之辨一於是而已今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
皆病未見其可也○戊子丁儻為右正言儻自行新法即不肯為知
縣折資監當幾二十年人多稱之○趙挺之方蒙趙屺並為監察御
史○秋七月乙卯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為提點河東路刑獄商英
先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柰何輕議變更又
嘗移簡蘇軾欲作言事官或得之以告呂公著公著不悅故出之商
英簡蘇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孫亦過之瞻竊
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壬戌

宋監十一

十一

韓維素有時望俟其有請聽使去位以全君臣之大躰甲子詔韓維
知鄧州然猶用前責辭中書舍人曾肇封還韓維辭頭不報○乙丑
呂陶為京西轉運副使上官均為比部員外郎○戊辰呂公著復論
責韓維事辛未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八月辛巳右司諫
賈易知懷州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
軾願既交惡其黨迭相攻易獨建言請并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
兄弟而文彥博實王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太皇太后欲峻責易呂
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為太甚第不可復勸諫列爾太皇
太后曰不責易此亦難作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亦不可行爭久
之乃止罷諫職既退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
勇乃至於此○程頤罷經筵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左諫議大夫孔
文仲言頤人品纖汚天資儉巧元無鄉曲之行常在公卿之門臣居
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門臣比除臺諫官頤即來訪先談賈易之賢
又曰呂陶補司諫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曰
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今陶設為司諫明叔辭去
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

傳獲
鬼章

王觀
乞保
全蘇
軾

劉學
中理
傅
俞

李常
陳七
事言
復去

陶助易也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顯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鬪於下伏望論正願罪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先是願赴講上瘡疹不坐已累日退詣宰相問曰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大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上疾而宰相不知可為寒心翌日呂公著等以願言奏遂詣問疾上不悅故黜之○丁亥孔文仲左正言丁騰進對太皇太后宣諭曰一心為國勿為朋比○戊申以復洮州俘獲鬼章宰臣率百官表賀于延和殿○九月辛亥豐稷為殿中侍御史○庚申王觀奏蘇軾程頤向緣小忿浸結仇怨於是願軾素相親善之人更相詆訐以求勝勢前日願敗而言者及軾若欲保全軾則且勿大用之庶幾使軾不遽及於大悔吝又奏小人近乃造為飛語有五鬼十物十八姦之說大槩不過取一二公議所共惡者以實其說而餘皆端良之士也伏望詔榜朝堂明示以不信讒言之意以安士大夫之心○庚午呂公著言十五日以經筵講畢論語賜執政及講官御筵是日內出皇帝御書唐賢律詩分賜臣等次日於簾前謝蒙太皇太后宣諭皇帝好學在宮中別無所為惟是留心典籍天下幸甚臣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呈庶便於省覽它日三省奏事畢宣諭公著曰所進尚書論語等要義百篇皇帝已依所奏每日書寫看覽甚有益於學問與寫詩篇不同也○冬十月知懷州賈易責知廣德軍御史交章論易唯詣事程願默受教戒願指氣使若驅家奴故有是責○癸卯劉摯言知陳州傅堯俞知齊州王巖叟知潞州梁燾通判魏州張舜民知廣德軍賈易皆忠直之臣守正不撓陛下試取近來言者章疏密察其意其間心出於至誠言出於忠信憂國如飢渴謀議知大躰有如堯俞者乎孤立不懼彈劾權強赤心事上略無私意有如巖叟者乎守正堅確不憚大吏不黨同列嫉邪指惡有如舜民燾及易者乎臣願召此數忠正之臣入備任使以慰公議以消姦黨○甲辰泉州增置市舶從戶部尚書李常請也○丁未范祖禹乞於邇英閣復張掛仁宗王洙蔡襄所書無逸孝經圖從之○十一月庚申以鬼章入獻于宗政殿詰犯邊之狀諭以聽招其子及部屬歸附以自贖鬼章服從釋縛○壬戌李常轉對陳七事曰宗廉耻存鄉舉別守宰廢貪贓審疑獄擇儒師修役法又言差役之法上戶富安下戶空匱富安則以差為病空匱則出力為宜輒采差助二法隨上下所宜條叙梗槩若便民而

哲宗 元祐二年

趙挺之攻蘇軾

王觀文蘇軾

蘇軾言役法

張行言役之利

可久也○壬申詔講讀官遇不開講日輪具漢唐故事有益政駁者
二條進入先是蘇頌言國朝典章大抵襲唐乞詔史官采新唐書中
人主所行日進數事故有是詔頌每進可為規戒有補時政者必述
以已意反復言之○十二月乙酉以大寒賜諸軍燕炭錢再令開封
府闕妨市貧民以錢百萬計口量老少給之○丙午趙挺之奏蘇軾
輕薄虛誕有如市井俳優之人學術本出戰國策蘇秦張儀縱橫揣
摩之說近日學士院策試廖正一館職乃以王莽袁紹董卓曹操篡
漢之術為問使軾得志將無所不為矣

戊辰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詔以春寒展給賣薪炭限十有五日○
庚申詔發京西南路關額禁軍穀五十餘萬斛減市價出糶至麥熟
日止以雪寒物價翔踴也○王觀奏蘇軾習為輕浮貪好權利不通
先王性命道德之意專慕戰國縱橫捭闔之術長於辯華而暗於義
理若使父在朝廷則必立異妾作即且與一郡稍為輕浮躁競之
戒○甲戌陳決在京及府界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至杖釋
之以父陰不解也○丙子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觀進對宣諭
曰父陰不解雪寒民不易宗愈對曰陛下賜錢糶米分賣芻炭都民

朱監十一

甚幸唯河北京東災傷猶須多方賑濟曰已一一有指揮宗愈觀曰
聞二望焦勞上元禁中不曾用樂上元不御樓亦未嘗燕會○二月
詔自今朝散中散正議光祿金紫光祿大夫並置左右進士出身及
帶職轉至左朝議中散二資餘人轉至朝議中散分左右字為四資
以上各理七年磨勘其正議至金紫並分左右字為八資應今官已
及此者悉加之○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以為未便近聞疎遠小臣
張行者力言其弊而諫官韓川深詆之至欲重行編竄臣每見呂公
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為已行之令不欲輕亦兼
恐臺諫紛爭卒難調和願陛下問公著等令指陳差役二法各有若
干利害昔日雇役中等人戶歲出錢幾何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及
幾年一次差役皆可以折長補短約見其數以此計筭利害灼然而
况農民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張行者遂
寧人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以為若止於助則未能盡
免將使後世役亦差錢亦納於是更為免役其慮深矣又言臣恐議
者以為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章疏十上詔監司取戒勵以
聞行乃止○已丑左司諫豐稷為國子司業揚王顥荆王頤嘗令成

卷示 元祐三年

曹獲 勅親 王解 言職

蘇軾 等言 恩勝 之隘

劉安 世諫 罷口 者 安世 言命 更

白公 著平 呂大 防范 純仁 並相

都府路走馬承受造錦地衣纓獨奏劾以謂近屬奢侈官吏奉承宜
皆糾正其罪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是天下必太平不數日纓徙
他官○詔殿試經義詩賦人並試策一道從趙挺之請也○知貢舉
蘇軾同孫賁孔文仲言臣等伏見從來天下之患無過官冗今日一
官之闕率四五人守之爭奪紛紜廉恥道盡伏見恩榜得官之人布
在州縣例皆垂老別無進望惟務贖貨以為歸計貪冒不職十人而
九朝廷所放恩榜幾千人矣何曾見一人能自奮勵有聞於時而殘
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伏乞特奏名舉人詔殿試考官精加考較量取
一二十人委有學問詞理優長者即許出官其餘皆補立學長史之
類不理選限○劉安世言自去歲已後屢罷言事之官往往竊議以
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又言昔之善
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命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
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伏觀朝廷命令變易頻數甚者朝行而夕改
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蓋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
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故一人言
之而遽為之紛更也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

宋監十一

十一

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
其所可守則無憚於襲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三
月丁巳御集英殿試進士已巳賜進士李常寧等二十有四人及第
二百九十六人出身一百八十有八人同出身諸科明經七十有三
人各賜本科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甲戌增賜新釋褐進士錢百
萬酒五百壺為期集費○夏四月辛巳右僕射呂公著為司空同平
章軍國事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呂大防為左
僕射范純仁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詞學士蘇軾所草也是夕軾
對於內東門小殿既承旨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內翰何以至此軾
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亦不關官家事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
其飲食而停筋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曰
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爾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
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
而出撤金蓮燭送歸院○壬午孫固守門下侍郎劉摯守中書侍郎
王存守尚書左丞安燾為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胡宗愈為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趙瞻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甲申韓

元祐三年

范祖禹諫

王觀

解言

朕呂

公著

之

等

世宗

大臣

子弟

不任

要職

曾肇

言丙

降

川劉安世進對太皇太后問近日差除如何安世等曰朝廷用人皆
 協輿望惟胡宗愈公議以為未允耳○癸丑范祖禹言臣不侍經席
 已踰兩月昔唐憲宗不對學士兩月李絳奏曰為臣等切祿偷安之
 計則便矣其如陛下何陛下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皆欣慕願立於
 朝以直道事陛下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陛下如不好學則天下之
 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陛下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五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王觀疏宗愈自為御史中丞論事建言
 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仲各以親舊相為比周內批王觀論列不當
 落諫議大夫與外任差遣翌日呂公著言今來若止為論列胡宗愈
 便行責降必未協衆情未敢行下後二日公著與大防純仁再論於
 簾前太皇太后意猶未解純仁退而上疏曰側聞聖訓以謂朋黨甚
 多宜早辨行恐於鄉等不便以臣愚見朝廷本無朋黨只是善惡邪
 正各以類分陛下既用善人則匪人皆憂難進遂以善人之相稱舉
 者皆指以為朋黨所有先降貶謫王觀文字臣未敢簽書監察御史
 趙挺之言王觀因言執政而罷朝論以觀任職皆為觀賀楊康國奏
 一二年來陛下略不優假言路去年逐張舜民今歲又罷王觀皆緣

宋監二二丁

廿五

論及執政而歲歲逐諫官御史伏望追寢罷觀之命○六月劉安世
 言臣二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汙下毀滅廉耻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參
 預國論乞特行罷免○秋七月庚戌日至酉初一刻赤如赭○壬戌
 詔應大臣奏舉館職並依條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先是
 劉安世言祖宗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處於英俊之地而屬其
 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近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
 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又言今
 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名
 為更張弊原尚在欲乞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得不用此制度
 能塞僥倖之門重館職之選○八月庚子劉安世言臣伏見祖宗以
 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
 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在位之臣猶襲故態子弟親
 戚布滿要津此最當今大患也願出此章編示三省俾不廢祖宗之
 法○中書舍人曾肇言七月內批錢珪特差勾當牛羊司八月內批
 劉言特添差勾當翰林司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杜絕請
 謁裁抑恩倖而近日以來頗有干求內降特與差遣者竊恐僥倖之

元祐二年

抵撥
賢良

覆思
官言冗

范鎮
鑄鍾
律

會
費

變
費
吏祿

人轉相拔援謹并錄上仁宗朝緣內降戒飭詔書事迹凡八條別為一通伏乞置之座右少助省覽○九月戊申蘇軾言臣今日近英進讀寶訓及太宗皇帝每見時和歲豐雨雪應時輒喜不自勝舉酒以屬群臣又是日熒惑與日同度太史奏言當旱既而雨足歲豐臣讀至此因進言水旱雖天意然人君修德可以轉災為福○丁卯上御集英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謝棕已賜棕進士出身除初等職官劉安世言近見棕申尚書省辭免新命狀乃云所有勅命未敢抵受以祇為抵以受為授昔唐之省中有伏獵侍郎為嚴挺之所譏而罷陛下初復制舉豈容有抵授賢良乎○冬十月御史程思等言清心莫如省事省事莫如省官蓋省事則可以省吏吏省則可以省祿祿省則可以省費以今天下之事其煩簡多寡蓋無以異於官制以前然昔以一官治之者今析之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而為六七願朝廷參考古制以救今弊○十一月劉安世言屢見近臣連名薦士多為捷徑容使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詔自今臣寮特有薦舉毋得列銜聞奏○十二月甲午鄆州州學教授周種罷歸吏部用劉安世蘇軾言也安世言伏見周種上書乞以故相王安石配

享神宗皇帝種以疎遠微賤之臣懷奸邪觀望之志陵蔑公議妄論典禮伏望重行竄殛以明好惡軾言臣忝備侍從謬於知人至引此人以汙學校謹自劾以待罪○閏十二月詔頒元祐敕令格式○范鎮卒甲辰京西北路管押范鎮所定鑄成律十二編鍾十二鑄鍾一尺一斛一響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埙篪篪笙和笙各二較景祐中季照所定又下一律有奇并書及圖法上進詔送太常寺令尚書禮部太常寺參定以聞詔范鎮與一子有官人陞一任差遣製造人等第支賜詔下鎮已卒○戶部尚書韓忠彥侍郎蘇轍韓宗道言本部近編成元祐會計錄大抵一歲天下所收錢穀金銀幣帛等物未足以支一歲之出臣等願明敕本部隨事看詳量加裁損二聖以身率之大臣以身先之則誰不信伏貼黃乞降朝旨令本部裁減浮費前後所減三十餘事率皆浮費之小者已約及二十餘萬貫詔戶部取索應干財用除諸班諸軍料錢衣糧賞給特支依舊外其餘浮費並行裁省節次以聞○御史中丞李常言先帝以人吏無祿為不足以責其廉遂重其罰而祿之向已命官覈實汰冗請督責成書詔門下中書後省疾速立法○甲寅太皇太后詔曰吾今自以眇身率

新出 元祐三年

先天下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太妃準此

呂公著

元祐四年春正月甲申左司諫韓川為集賢校理權發遣隸州以數言胡宗愈不聽故也○己亥詔罷回河及修減水河○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識慮深敏量闕而學粹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其好士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覈以待上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才其言不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眾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也○壬戌御近英殿召講讀官講尚書讀寶訓司馬康講洪範至又用三德上問曰只此三德為更有德康對曰臯陶所陳有九德如柔而立剛而塞強而義之類是也先是上恭默未言起居舍人王若叟喜聞德音因欲風諫退而上言陛下既能審而問之必能辨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得之則治失之則亂不可須臾去者也二數雖少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陛下誠能用以修己安人則堯舜三代之盛可坐致也○己巳知鄧州蔡確

講洪範三德

胡宗愈

為觀文殿大學士餘如故三月甲戌蘇頌等奏撰進漢唐故事分門增修詔以述英要覽為名○劉安世言自去年四月以後凡十八次疏論列胡宗愈罪狀未覩施行又以狀申三省乞特所奏請付外施行已外尚書右丞胡宗愈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詳定製造水運渾儀所奏宋以火德王天下所造渾儀其名水運其非吉兆詔以元祐渾天儀象為名○劉安世言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將槁秋種未布伏望特罷宴樂以示閔雨之意丁亥詔罷春宴○蘇軾為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從軾請也既踰月軾言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不肯降出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人臣知此輕重然後可與事君父○辛卯午時有流星出自東北方向西北方急流至濁沒○夏四月癸卯給事中趙君錫奏蘇軾乞外任遂除杭州軾之文追攀六經蹈籍班馬知無不言故士人畏憚為之銷縮

蘇軾知杭州

趙君錫

元祐四年

持

蔡確
譏訕

公論倚重。隱如長城使之在朝。用其善言。則天下蒙福。聽其謨論。則
聖心開益。行其詔令。則四方風動。伏望收還軾所除新命。復留禁林。
仍侍經幄。○戊申詔應進士不兼試詩賦。人許依舊法。取應於本經。
外增治一經。增試一場。論語孟子分兩場試。○壬子先是知漢陽軍
吳處厚言蔡確昨謫安州。不自循省。包蓄怨心。作夏中登車蓋亭絕
句十篇。內二篇譏訕尤甚。其詩云。矯矯名臣郝旣山。忠言直節上元
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右譏訕朝廷情理切害。按唐
郝處俊封旣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昔魏文
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由是事沮。臣
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蔡確不思於它。而思颺俊。此其意河也。又
云。喧喧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
會揚塵。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尤非佳語。滄海揚塵。事出葛洪
神仙傳。此乃時運之大變。不知確吟詩託意如何。詔令蔡確開具因
依實封聞奏。乃令委知州錢景陽繳進蔡確元題詩本。○戊午禮部
言經義詩賦進士聽習一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或孟子義
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一首。第三場論一首。第四場子史時務策二

宋監十一

廿八

道經義進士並習兩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
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即不得偏占兩中經。其治左氏
春秋者不得以公羊穀梁為中經。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論語義一
道。第二場本經義二道。孟子義一道。餘如前。並以四場通定。高下去
留。不以人數多寡各取五分。即零分及元額解一人者聽。取辭理優
長之人從之。○丙寅詔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置教授一員。○五月辛
未。著作郎范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上言。古先明王欲治
天下。先正其本在於人君。一心而已。天下治亂出於君心。君心一正
則萬事無不正。若皇帝聖心曉然明於邪正。是非它日眾說不能惑
小人。不能進則萬事定矣。○癸酉御史中丞李常為兵部尚書。盛陶
為太常少卿。中書舍人曾肇為給事中。常與陶皆坐不言蔡確也。右
司諫吳安詩論肇教彭汝礪救確而不自言其奸。乃過於汝礪。肇尋
亦坐左遷。○辛巳詔蔡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丙
戌。蔡確既責。梁燾吳安詩劉安世以為責輕。傳堯俞侍御史朱光庭
相繼論列。范祖禹言確之罪惡。天下不容伏乞。颺以典刑。重行竄謫。
獨范純仁王存以為不可。純仁上疏云。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

再貶
蔡確

哲宗 元祐四年

青天白日無輕氣薄驕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今以一
 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丁亥
 詔蔡確責授興州別駕新州安置呂大防及劉摯等初以確母老不
 欲令過嶺太皇太后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大防等遂不敢言純仁
 退謂大防曰此路荆棘七八十年矣奈何開之吾儕政恐亦不免耳
 ○李常罷新除兵部尚書出知鄧州坐不言蔡確為諫官所攻也彭
 汝礪依前朝奉郎知徐州坐營救蔡確并不草確與盛陶等責詞故
 黜之曾肇為寶文閣待制知潁州亦坐諫官有言也○是日詔丁憂
 人邢恕候服闕日洛直龍圖閣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永州在城益倉
 兼酒稅先是恕自襄州移河陽專抵鄧州見蔡確相與謀日者所造
 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為它日
 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
 如恕言恕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事可
 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要燾出河陽既至恕
 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康與確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
 確詩燾因是遂與劉安世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康初欲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九

從恕招邵雍之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
 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為異
 日之悔矣公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康
 乃悔之○梁燾言范純仁無愛君報國之誠有挾邪朋奸之跡近者
 蔡確怨望作詩乃出死力以主張文好言以辨解劉安世言范純仁
 略無經國之志惟有朋姦之心顯助奸慝極力救解吳安詩言王存
 亦嘗助純仁救蔡確今純仁理當黜罷王存亦不可獨免六月甲辰
 宣制以范純仁依前官為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王存為端明殿學
 士知蔡州太皇太后曰諫官言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繆耳
 又曰王存殊無執守前日為范純仁所目便留身同救蔡確

邵伯溫論曰公卿大夫當知國弊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何足惜
 然嘗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公有文正公餘風知國弊者
 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
 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弊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
 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弊以貽後日搢紳之禍不能無
 過也一吳處厚以前宰相詩為譏諷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蔡
 確故大臣不問以塊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及其黨妄貪定策之
 功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其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
 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可以有為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

之奸邪一時輕躁險薄之徒皆進使宣仁被謗哲宗致疑離間骨肉禍患幾五十年不解卒致夷虜之亂悲夫

乞核民就食

論常平之利

知州考課

乞按察諸路

奏旨僚名

丙午翰林學士許將為尚書右丞戶部尚書韓忠彥為尚書左丞簽書樞密院事趙瞻為同知樞密院事蘇轍為吏部侍郎後三日改翰林學士○秋七月乙亥知樞密院事安燾以母喪去位○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秉令秋熟冷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劉安世等言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伏望取今日已前應干常平敕令專委戶部刪為一書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范祖禹言若止以常平錢取糴亦恐未贖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以助常平糴本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曹孰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八月壬寅吏部言縣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清謹公平勤恪為四善治事之最勸課之最撫養之最分三等及七事為上五為中餘為下次月申監司類聚每半年一次同行審覆若有能否尤著者別為優劣等知州除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及二京留守安撫使鈐轄不考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一

察外其餘並委監司依此考察從之○詔郡縣考課優等人令三省考察任使從梁燾請也○己未詔輔臣分詣諸宮寺祈晴○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天下○劉安世言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謹嚴考績之制甚詳嘗考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諸路也欲望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冬十月戊申蘇轍奏神宗皇帝御製集九十卷詔於寶文閣收藏○癸丑上御瀛英閣召講讀官講三朝寶訓終侍讀蘇頌等奏曰陛下勤求治道仰法祖宗臣等不能發明上資聖鑒上遣內臣宣答曰祖宗治道茲有本原逮此終篇悉資開發頌等稽首稱謝○十一月壬申給事中范祖禹言臣今領工房伏見朝廷應副修河司須索功費漸大枉費財力有害無利因具河不可回之理二條不可回及不必回之事二十條先是梁燾劉安世進對延和殿太皇太后令具可用臣僚姓名進入於是燾安世共奏吏部尚書傅堯俞素有德行衆人推服疑重有守得大臣體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學問該博練達典故神宗朝任知制誥以不草奸人李定為御史詞落職歸班遂有重名伏望聖慈早賜詢考○癸

蘇軾
杭州
流政

修慶
六井

築西
湖堤

劉安
世諫
求乳
母

范祖
禹薦
四劄

未孫固為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劉摯為守門下侍郎傅堯俞為守
中書侍郎○知杭州蘇軾言浙西艱食無甚今歲兩浙水鄉種麥絕
少深恐來年必有飢饉盜賊之憂轉運司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
一百六十餘萬碩乞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一詔許留上供米三之一
由是米不翔貴復得賜度牒百道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即減半
價糶常平米又作釘粥藥劑活者甚眾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
刺史李泌始引西湖作六井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
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對至是湖中對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
水無幾而六井亦幾廢軾始至濬苑山鹽橋二河以苑山一河專受
江潮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以餘力復治六井民稍獲其利軾曰若
取對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對田去而行者便矣乃取救
荒之餘復請於朝得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於其上望之
如畫圖杭人名之蘇公堤○十二月劉安世言臣前月未聞權罷講
筵意謂將有燕享今復半月講臣久不得望清光廼者民間喧傳禁
中見求乳母乃謂陛下稍踈先王之經典浸近後庭之女寵此聲流
播實損聖德先是范祖禹上疏陛下未建中宮而先近幸左右好色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十一

伐性傷於太早有損聖德不益聖體又上疏太皇太后外議藉藉皆
謂皇帝已近女色後宮將有就館者有識聞之無不寒心今聖心已
有所知雖不能防於未形猶可以止其將然後中宮既建然後漸廣
繼嗣之路則陛下亦可以不勞聖慮矣它日呂大防奏事太皇太后
詰曰劉安世有文字言禁中求乳母事此非官家所要乃先帝一二
小公主尚須飲乳也官家常在老身榻前閣內寢處宜無此可說與
安世令休入文字其後章惇為宰相上語惇曰元祐初太皇太后遣
宮嬪在朕左右者凡二十人皆年長一日覺十人者非素使令頃之
十人至十人還復易十人去其去而還者皆色慘沮若嘗涕泣者朕
甚駭不敢問後乃知因劉安世等上疏太皇太后詰之惇與蔡卞謀
誣元祐大臣嘗有廢立議指安世祖禹言為根一人遂得罪幾死
○元祐五年春正月乙酉范祖禹言臣聞報國之忠莫如薦賢今
有劄子四道其一曰經筵闕官宜得老成之人韓維風節素高奸邪
畏之若召維以經筵之職物論必大以為愜其二曰蘇頌近乞致仕
頌博聞強識詳練國朝典故陛下左右宜得彈見洽聞之士以備顧
問其三曰蘇軾文章為時所宗名重海內忠義許國遇事敢言如軾

元祐五年

罷修黃河

封還鄧伯溫詞頭范百禄論別邪正

穰監御史梁燾言都司

者豈宜使之久去朝廷其四曰趙君錫孝行書於英宗皇帝實錄輔
 導人君宜莫如孝給事中鄭穆節閣者儒操守純正中書舍人鄭
 謹靜端潔言行不妄此三人者皆宜置左右備講讀之職○二月丁
 酉詔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宜權罷修黃河從梁燾朱光庭之言也初
 范純仁既罷相知穎昌聞朝廷復議修河上疏曰自王安石輕信小
 人之言勸先皇更改法令而後乘間妄作者紛然其勸更法令者則
 曰君臣千載一遇時不可失及勸與靈武之師者復曰將為北虜所
 并時不可失又見欲回復大河者又曰河勢方更恐變改不定范百
 禄趙君錫相度歸陳回河之害甚明三兩月來却聞復與回河之役
 更望聖慈再下有司若利多害少尚觀徐圖苟利少害多尤宜安靜
 疏奏主河議者不悅遂寢而不行後十餘日太皇太后宣諭曰前日
 范純仁奏何在宰臣奏曰事難從已鑿收矣太皇太后曰純仁之
 言有理宜從其請遂又罷河役○壬寅瀛英閣講畢無逆篇詔詳錄
 所講義以進今後且講義次日別進○癸卯詔時雨稍愆應五嶽四
 瀆州軍人長吏祈禱○庚戌潞國公文彥博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三月丙寅朔同知樞密院事趙

瞻卒壬申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蘇頌為右光祿大夫守尚書
 左丞○已知鄧伯溫為翰林學士承旨王巖叟封還詞頭詔以次舍
 人鄭雍撰詞既而給事中鄭穆再封還告命不聽巖叟竟徙官○范
 百禄兼侍讀百禄言分別邪正自古所難唯察言觀行考其事實如
 導人主以聽納則為公正導人主以拒諫則為奸邪導人主以德義
 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恭儉則為公正導人
 主以驕侈則為奸邪導人主以息兵則為公正導人主以用兵則為
 奸邪導人主以安民則為公正導人主以勞民則為奸邪導人主以
 進君子則為公正導人主以近小人則為奸邪推此事類以觀人情
 則邪正分而聰明無惑矣○辛卯楊畏為監察御史劉安世朱光庭
 言御史闕自屢詔近臣俾舉所知楊畏不係所舉之士未審朝廷何
 名除授○甲午梁燾言切聞尚書省人吏任永壽等四人連黨為私
 濫冒恩典竊以左右司之職掌付十有二司之事近者人吏違條冒
 賞事由都司而後下曾無舉正罪孰甚焉公若置而不問何以儆
 慢官竊恐諸司綱紀寢以不舉又言臣近論奏尚書省都司壞陛下
 之法廢陛下之令使法制不專於人主詔令不信於朝廷罪惡顯明

元祐五年

中外憤鬱若不明行典憲何以肅正紀綱都司者所以按覈六曹二
 十四司之稽違都司發法則六曹廢法六曹廢法則百司廢法百司
 廢法則四方郡縣不守法上下如此何以爲國乎○夏四月甲辰宰
 臣呂大防等爲時雨不足乞罷免職任詔答不允蘇轍言去冬無雪
 今歲春夏時雨絕少二麥不收秋種不入早勢闊遠歲事可慮詔自
 今月二十三日後減常膳不御前殿及將來五月一日罷文德殿視
 朝朕上奉東朝深愧常珍之日闕下臨庶政猶冀嘉言之上聞五月
 壬申雨○詔差役法內有未備事令王巖叟韓川與劉安世同看詳
 具利害以聞先是安世言治平之前天下戶口一千二百七十餘萬
 而舊法役人五十二萬六千餘人元豐之後戶口一千八百三十五
 萬九千有奇較之治平已增五百六十餘萬而新定役人止差四十
 二萬九千餘人比之舊法却減十萬七千之額以爲輪差不足亦已
 過矣願陛下特奮乾剛力主差役深詔執政固守初議毋使輕徇浮
 言妄有變易○庚寅梁燾權戶部尚書劉安世爲中書舍人燾安世
 並以乞罷鄧溫伯承旨除命不從辭所遷官不拜○范祖禹留對言
 慶曆元年七月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皇祐元年召近臣

三館臺諫官及宗室觀三朝訓鑒圖仁宗皇帝講學之外爲圖鑒古
 不忘箴儆又圖寫三朝事迹欲子孫知祖宗之功烈臣願陛下以求
 日觀書之暇間覽此圖亦好學不倦之一端也○六月丁酉司馬康
 爲左司諫上官均爲殿中侍御史○蘇轍言臣切觀元祐以來朝廷
 改更弊事奔逐群枉經今五年中外帖然惟奸邪失職窺伺便利規
 求復進動搖貴近臣愚切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
 雜進於朝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
 此始矣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黨人以
 平舊怨謂之調亭太皇太后頗惑之故轍言此退復上疏曰若使邪
 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泰之爲
 象二陽在內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方
 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
 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
 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聖人所以誨人者至矣獨
 未聞以小人在外憂而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疏奏太皇
 太后命宰相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

元祐五年

裁減
更額

言極中理宰執從而和之自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始中書門下後省準詔同詳定六曹條例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却吏有白中孚者告蘇轍曰吏額不難定也今左選事不加舊而用吏數倍者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賂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入今行重法給重祿賂賂比舊為少則不思人多而幸於少事今誠抽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若比舊不加多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中孚之言為然乃具以白執政請據實立額竢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不補填及額而止如此不過十年自當消盡執政以為然遂申尚書省後數月諸司所供文字皆足因裁損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大防得其書大喜欲此事必由己出別將詳定任求壽本非三省吏也為人精悍而猾嘗預知元豐吏額事獨能言其曲折大防悅之即於尚書省勅立吏額房使求壽與吏數輩典之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專不復經由兩省一曰內降畫可二狀付中書其一吏額也省吏白中書侍郎劉摯請封送尚書省求壽見錄黃愕然曰兩省初不與乃有此耶即稟大防乞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大防具以語摯摯曰中書行錄黃

宋史五十一

法也豈有意與吏為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也吏額事尋畢求壽等推恩有差求壽急於功利勸大防即以立額日裁損吏員仍以私所好惡變易諸吏局次吏被排斥者紛然詣御史臺訴不平臺官因言求壽等冒賞徇私不可不懲諫官繼以為言求壽等既逐而吏訴額祿事終未能決蘇轍時為中丞具言後省所詳定皆人情所便行之甚易而吏額房所改皆人情所不便極難守且大信不可失宜速命有司改從其易以安群吏之志大防知眾不伏徐使都司再加詳定大略如轍前議行之八月癸巳朔劉摯之為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呂大防議稍不合士大夫趨利者父闔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為朋黨之論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言事者詆摯摯尋罷朋黨之論不可破其本蓋自吏額始○癸卯劉摯言昨鄧溫伯除翰林承旨人言交與以至罷三四臺諫今來溫伯久已就職梁壽等已別與差遣理合寧帖然而中外人情依舊未安蓋緣昨來言者說破溫伯實王安石黨人故進退之際朋類甚眾才見溫伯就職便謂朝廷有意動搖政事見壽等罷言職便謂疎薄諫諍溫伯雖別無罪狀而其進退之間所繫亦不為小陛下何惜一暫輟溫伯

劉摯
呂大
防朋
黨論
起
劉摯
言鄧
溫伯

仁宗
論

楊畏
殿中
御史

賈易
言

楊康
國政
蘇轍

王若
叟論
君子
小人

韓川
黃庭堅

卯詔罷今歲幸金明瓊林苑先是呂大防請為賞花釣魚之會有詔
 用三月二十六日而連陰不解太皇太后諭旨天意不順宜罷宴眾
 皆竦服○壬辰呂大防劉摯奏危竿論一事在三十六事之前注釋
 失仁宗旨意蓋聖意以為人君居至高至危之地須用正直之人譬
 如危竿須用正直之木古人謂邪高入君不可食食之固無害以其
 名不正况邪佞小人乎○乙未詔復置通禮科○辛亥禮部言每歲
 宴賞共合用羊乳房約四百五十餘斤請依羊羔例罷供以它物代
 從之○癸丑楊畏為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移簡
 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
 異意皆欲得畏為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擊摯云
 ○太皇太后諭三省曰五月日食可降詔罷朝會五月己未朔太史
 言食二分不及元奏分數○秋七月侍御史賈易言臣竊以天下大
 勢有可畏者有五而旱乾水溢日星譴見不與焉一曰上下相蒙而
 毀譽不以其真二曰政事苟且而官人不任其責三曰經費不充而
 生財不得其道四曰人才廢缺而教養不以其方五曰刑賞失中而
 人心不知所向○己巳蘇軾言浙西諸郡二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一

尚書○丁未左司諫楊康國奏臣累彈蘇轍不可為執政陛下以轍
 兄弟並有文學豈不知王安石章惇呂惠卿蔡確亦有文學乎轍兄
 弟比王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相上下其所為美麗浮
 侈艷歌小詞則並過之雖轍亦不逮其兄矣○辛亥王巖叟奏事罷
 留身曲謝巖叟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九所改更務令人心願
 每於用人之際更加審察太皇太后曰卿更說與官家因少進而西
 曰陛下今日進聖學者正為要理會邪正兩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
 人君無過舉天下有平治之理邪人一進朝廷便有不安之象太皇
 太后甚然之又進曰或聞曾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以告陛下果
 然如此乃誤陛下之言不可聽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三月庚申
 朔御邇英閣呂大防奏仁宗所書二十六事請令圖寫置坐隅從之
 ○癸亥進神宗皇帝實錄上東嚮再拜然後開編呂大防於簾前披
 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壬午御集英殿賜進士馬洵以下及
 第總六百有二人癸未賜武舉進士賈君文等二十三人○賈易為
 侍御史安鼎為監察御史姚勸為右正言○中書舍人韓川言新除
 黃庭堅所為輕翽浮豔素無士行詔庭堅行著作佐郎○夏四月辛

寶易 攻蘇 軾兄 弟

辛執 攻羅 寶易

趙君 趙政 蘇軾 寶易

論蘇 軾奏 災傷 不宅

寶易 軾 易

與兄軾誹謗先帝放斥於外其兄軾既立異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領先帝厭代軾則作詩自慶曰竹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後於策題又形譏毀言者固嘗論之及作呂大防制尤加悖慢其辭曰民亦勞止庶臻康靖之期識者聞之為軾股慄先朝行免役則以差役為良法及陛下復行差法則以免役為便民其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以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又嘗建言以興修水利者皆為虛妄無實而自為奏請浚治西湖唐使捍江廂卒築為長堤於湖中以事遊觀於公私並無利害易以戊子朔奏疏又有別疏宰臣執政進呈具言易疏前後異同之語并簽貼元疏進入退復具奏曰臣竊知易乃王安禮所善安禮以十科薦之今群失職之人皆在江淮易實江淮之士來自東南今日之疏不惟搖動朝廷政事亦陰以申群怨之憤乃詔與易外任後三日以本官知壽州○壬辰蘇軾知穎州先是御史中丞趙君錫言先帝上仙軾作詩喜幸乞正典刑賈易相繼言之於是蘇軾言近因弟軾與臣言賈易等論浙西災傷乞考驗虛實因問弟軾云汝既備位執政因何行此文字軾云此事衆人心知

湖常三郡水通為一杭州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萬賈易等疏論浙西災傷不實乞行考驗詔用其說范祖禹封還錄黃奏曰德宗正元中江淮大水陸贄請遣使賑卹帝曰聞所損殊少贄曰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憲宗元和中南方旱飢遣使賑恤帝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當體此意七年又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害李絳對曰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爾帝曰卿言是也命速蠲其租賦夫奏災傷分數過實賑濟用物稍贖此乃過之小者正當闕略不問以救人命若因此懲責一人則自今官司必以為戒將坐視百姓之死而不救矣給散無法枉費官廩賑救不及貧弱出糶反利兼并此乃監司使者之事朝廷亦難送為處畫也今所言伏乞更不施行從之乙酉蘇軾言賈易欲求臣罪只如浙西水災臣累次論奏蒙採納施行而易扇搖安鼎揚畏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驗治其尤者若非范祖禹鄭雍姚勗因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不敢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盜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賈易言蘇軾厚貌深情險於山川設言殄行甚於蛇豕者因

元祐六年

意而已臣佩以終身上稱歎久之又嘗因對論取士對曰天下非無材取之不遠採之不博耳所遷所擢止於已用者數人而已故朝廷有乏材之患措紳有沉滯之歎且如天下郡守縣令最可以見治狀每歲使本道監司舉一二性行端良治狀優異者朝廷召而用之則人思自奮矣上曰甚好上問治道何先對曰在上下之情交通而無雍蔽之患上下之情所以通由舉仁者而用之仁者之心不忍欺其君下不忍欺其民故君有恩意推而達于下民有疾苦告而達其上不以一身自便為心上曰安知仁人而舉之對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剛毅木訥近仁上頷之○九月癸巳御集英殿試制科舉人○冬十月丙寅適英讀寶訓至節費王嚴叟曰大凡節用須每事以節省為意則積日累月國用自然有餘上曰然○庚午幸國子監詣至聖文宣王殿行釋奠禮一獻再拜幸太學國子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終篇遂幸昭烈武成王廟肅揖禮畢還內先是范百祿轉對請視學故有是舉或謂呂大防曰祖宗視學非有爵命之賞則有金帛之賜大防曰古者天子視學蓋常事也吾固欲天子時一幸金爵之賚後日何可繼也聞者乃服○癸酉鄭雍揚畏對甚久論右僕射劉摯及其非然臺官文字自來不敢不行又王通亦來見臣云有少事謁中丞臣知適與君錫親因令傳語君錫大略云臺諫給事中互論災傷公為中丞坐示一方生靈陷於溝壑略無一言乎不為觸忤君錫遂至於此八月乙未趙君錫為吏部侍郎賈易初論蘇軾題詩怨謗君錫亦相繼論軾太皇太后不悅諭三省曰君錫全無執守韓忠彥問趙君錫賈易罷豈非為言蘇軾否曰是也先帝三月上仙軾五月題詩云軾別有意似此使人何可當也○鄭雍為御史中丞右正言姚勛為左正言監察御史虞策為右正言○甲寅宰臣呂大防言近講筵官奏乞修述英記注如仁宗朝故事已有旨施行今史院有述英延義二閣記注十餘卷具載仁宗與講讀官議論欲寫一本進入以備聖覽上可之詔別寫一本送資善堂王嚴叟言秋氣已涼陛下問燕之中足以留意經史舜雞鳴而起大禹惜寸陰願以舜禹為法上曰朕在禁中常觀書不廢也 上問嚴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審智先生學後隨仕四方無常師上問因甚識韓琦對曰因隨侍閑居北門始識之遂薦辟學官又辟幕府又隨之居相三年至其葬乃去琦嘗教臣以事君之道前不希寵後不畏死左右無所避中間惟有誠

宋臣十一

二二

耳宣諭曰樞密之言是也固亦不深罪摯為摯垂簾之初有功嚴叟曰言事官未必皆忠直臣聞楊畏乃呂惠卿面上人但欲去除陛下腹心之人便是與燕邪開道路耳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麻制以從摯所乞為辭壬辰給事中朱光庭知亳州初劉摯罷相麻制光庭封還言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若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於是光廷與摯相繼俱罷○詔新曆以元祐觀天曆為名○辛丑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尤為難矣時以雍之言為然○巳酉董敦逸黃慶基並為監察御史○十二月戊辰是夕開封府火○呂大防言聞有客星在昴昇間王巖叟曰天道遠不可知變見果為何事但朝廷每事修省天道自當順應太皇太后曰天道安敢忽更在執政大臣同修政事

元祐○三月甲申朔待讀顧臨讀仁宗寶訓至鈔法事呂大防奏曰自鈔法之行一則人戶無科買之擾二則商旅無折閱之弊三則邊儲

無不足之患四則物貨無般輦之勞五則運益減脚乘之費實於官私為利上其善之王巖叟奏曰陛下宮中何以消日上曰並無所知惟是觀書巖叟曰大抵聖學要在專勤棄去它事則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則可謂之勤如此天下幸甚○丁亥三省進呈程頤服闋欲除館職判登聞鼓院太皇太后不許乃以為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問者甚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罷去及進呈除目蘇轍遽曰頤入朝恐不肯靜太皇太后納其言故頤不復得召

論嘗謂自古朋黨多矣未有若元祐之黨為難辨也蓋以小人而攻君子此其黨易辨也以君子而攻小人此其黨亦易辨也惟以君子而攻君子則辨之也難且我朝寇丁之黨為寇者皆君子為丁者皆小人其在一時雖未易辨也詳觀而熟察之亦不難辨也而元祐之所謂黨者何人哉程曰洛黨蘇曰蜀黨而劉曰朔黨彼皆君子也而互相排軋此小人得以有辭於君子也程明道謂新法之行吾黨有過愚謂紹聖之禍吾黨亦有過然熙寧君子之過小元祐君子之過大熙寧之爭新法猶出於公元祐之自為黨皆出於私也

范相禹言臣掌國史伏觀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豐功成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聽諫仁宗

論科場賦

范祖禹薦

王若龜

浙浦

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為仁也。臣願陛下深留聖思法象祖宗。又言臣觀仁宗每因事示人好惡。皇祐中揚安國講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仁宗曰。遽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由是天下知仁宗好直不好佞。此聖人之大德也。如此之類。臣願陛下以仁宗為法。上然之。○先是六年十一月辛亥。客星出參宿度中。犯廁。太史言王有暴兵。米貴。晉分兵。災。士子犯九游星。十二月癸酉。行入奎宿度中。大史言王邊兵動。今年正月。隨天運行。入濁。不見。至是月辛亥。在奎宿度中。消伏。○夏四月。臣寮上言。科場限字條制。已得旨策過二分。更不降等。而賦論經義。未蒙指揮。往時開封舉人路授。倡為長賦。幾千言。得張方平擯斥。而其文遂正。嘉祐初。劉幾輩喜為怪僻句。得歐陽脩革去。而其風復雅。但繫主司之風化耳。今朝廷立法。不問其文之澆淳。而校其字之多寡。責其不及。猶有勸懲禁其多文。殊無義理。詔賦論過二分。並不降等。其經義文理優長者。準此。○范禹祖言。王存端立厚。重素有人望。蘇軾文章為天下第一。但忌嫉者多。趙彥若博學多文。詳練故事。鄭雍自居言職。風望愈高。今講讀官有關此四人者。實允

宋監十一

四十一

眾論。程頤本末別具。論列孔武仲學問。該洽講說。明白曰。希哲是司空公著之子。公著嘗言。此子不欺闇室。其人經術。履行。識者皆許。可備勸講。言大臨是。大防之弟。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吳師仁。自為布衣。以行誼稱於士大夫。又奏。程頤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時祖禹屢請。知梓州。執政擬從其請。太皇太后曰。皇帝未欲令去。且為皇帝留之。執政諭旨。祖禹乃不敢復請。○五月。董敦逸言。程頤。怨躁。輕狂。惑眾。慢上。丙戌。詔。程頤。許。辭。免。直。秘。閣。差。管。勾。崇。福。宮。頤。表。言。請。歸。田。里。詔。不。許。既。有。崇。福。之。命。頤。但。稱。疾。不。拜。假。滿。百。日。亟。尋。醫。記。不。就。職。○丙午。王。巖。叟。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以。楊。畏。言。巖。叟。天。資。至。險。彊。懷。循。情。父。子。豫。政。貨。賂。公。行。黃。憲。其。言。巖。叟。廢。法。徇。私。彊。很。自。用。父。苟。龍。子。橫。交。通。貨。賄。切。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再。上。故。有。是。命。○六月。癸。丑。朔。詔。准。南。東。西。兩。浙。路。諸。般。逋。負。不。問。新。舊。有。無。官。本。並。特。與。權。住。催。理。一。年。從。

元祐七年

蘇頌
為相

讀聖訓
事

蘇軾之言也。○辛酉口口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蘇轍守門下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范百祿守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為尚書右丞權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戊辰李之純為御史中丞楊畏為侍御史。○詔太廟復用牙盤食。○壬申御邇英閣侍讀顧臨讀寶訓至王公論引漳水灌溉王軫以為不可讀畢上問顧臨曰公軫所論孰長是何說可行臨曰公說可行它日右僕射呂大防進曰臣側聞顧臨讀寶訓引漳河灌溉事臣謂大抵河渠利害最為難明如本朝黃河持議者有三說一曰迴河二曰塞河三曰分水本朝有二股河分流水勢粗免河患後因閉塞一股併入一股合流遂至決溢分水之利從可知矣今為四堤二河分減水勢實為大利。○九月先是詔議郊祀典禮顧臨范祖禹等八人議請合祭天地范純禮范汝礪曾肇王覲豐稷劉安世孔武仲陳軒歐陽棐韓治等二十二入議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先帝故事皇帝即位以來未曾親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者大防等曰今蒙聖諭正如衆議欲依此令學士院降詔。○冬十月庚戌朔環州地震。○戊午來之邵

宋監十二

四

為監察御史。○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天地于園丘以太祖配禮畢終日和燠翌日風寒相厲時雪如期。○十二月辛亥祀祖禹言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深厚結於天下是以百姓思慕終古不忘陛下誠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法仁宗則垂拱無為海內晏安成康之隆不難致也臣承乏史官嘗采集仁宗聖政得數百事欲乞撰錄成書上進少資睿覽監觀成憲皆舉而行以副群生之所願祖禹尋采集仁宗聖政三百七十事編錄成書名曰仁皇訓典凡六卷上之。

元祐八年春正月甲申英州別駕新州安置蔡確卒。○丁亥上御邇英閣講禮記讀寶訓顧臨讀至漢武帝籍提封為上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對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本於憂勤此蓋祖宗家法爾讀畢宰臣呂大防等進曰祖宗家法甚多所立最善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此事長之法也上曰今宮中見行家人禮大防等曰前代宮闈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

讀祖
宗法
最善

范純仁

宣仁

太后

范祖禹

過且圖任舊人有人望者尋出知頴昌臨行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
范純仁矣已未揚畏言純仁方罷帥降官遽命以為相賞罰未明
何以詔示天下來之邵又言純仁師事程頤聞很不才皆不聽或曰
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皆陰為轍道地太皇太后覺
畏私意故復自外召范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

臣曰群而不黨君子之道也而主于瞻者攻正叔者攻
了瞻非君子之黨乎和而不同者君子之道也而差復法行同已
者善之異已者斤之非君子之同乎訟而不爭者君子之道也而
同河之議蘇轍與大防爭賤確之事范純仁又與劉安出爭非君
子之爭乎易事而難說君子之道也司馬光怵於蔡京蘇公怵於
揚畏非君子之怵乎凡足數者皆以君子無以自別於小人故始
為小人所陷終為小人所陷其極至於為小人所汙不能自辨矣
於決擇之未精此未親政之時小人之勢已足以勝君子况於已
親政乎

秋七月丙子朔范純仁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皇太后宣諭
曰公父仲淹在草獻明肅垂簾時唯勸章獻明肅盡母道及仁宗親
政唯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八
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丁知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

宋史卷十二

四二二

彥劉奉世入崇慶殿後閣問太皇太后聖體太皇太后諭大防等曰
今疾勢有加與相公等必不相見且善輔佐官家為朝廷社稷初大
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獨留純仁意欲有所屬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
大防曰近聞聖體向安乞稍寬聖慮服藥太皇太后曰不然政欲對
官家說破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求
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
等各去喫一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九月戊寅太皇太后
崩○范祖禹言太皇太后登遐陛下今將總覽庶政延見群臣此乃
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
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謹哉今陛下
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
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太皇太后嚴正至靜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姦
邪以清朝廷裁抑僥倖以肅宮禁故雖德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
怨者亦不為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不可不察也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
臣民上書者以萬計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

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非法之人
 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
 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惟陛
 下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
 罪付之典刑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故不可不預
 防之此等既上誤先帝今又復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
 耶初蘇軾與祖禹約皆上章論列軾章已成見祖禹章觀畢曰軾願
 附名止於臣字下加等字後數日祖禹又言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
 正爲公能王安石呂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
 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契丹主亦與其宰相議曰南朝尊行仁宗
 皇帝政事可較燕京留守使邊吏約束無生事陛下觀戎狄之情如
 此則中國人心可知也今陛下親萬機小人必欲有所動搖而懷利
 者亦皆觀望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之艱難先太皇太后之勤勞痛心
 疾首以聽用小人爲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當堅如金石重如山岳
 使中外一心歸於至正則天下幸甚○冬十月呂陶言自太皇太后
 垂簾以來屏黜兇邪裁抑僥倖小人之心中不無怨憾萬一或有姦邪

宋史卷一百一十二

四四

不正之言上惑聖聽謂太皇太后斥逐舊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
 親萬機則其人宜復用某事宜復行此乃治亂之端安危之機君子
 小人消長之兆在陛下察與不察辨與不辨也○呂希純言君子小
 人用心不同邪正之論不可不察有昔時自以過惡招致公論坐法
 沉廢者朝思夜度唯望乘國家變故朝廷未寧之時進爲險語以動
 上心其說大約不過有三一者必謂神宗所立法度陛下所宜修復
 二者必謂陛下宜獨攬權綱不宜委信臣下二者必謂向來遷責者
 當復收用三者之言行將至矣○十一月樞密院出劉瑗以下十人
 姓名並換入內供奉官三省但將有過犯馮景黃某二人見持服劉
 瑗李穀二人不行外抽取六人蘇轍奏曰陛下方親政中外賢士大
 夫未曾選用一人而推恩先及於近習外議深以爲非後數日樞密
 院復出內批以劉惟簡隨龍除內侍省押班梁從政內侍省都知靖
 方帶御器械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詞頭上曰只爲禁中闕人兼有
 近凶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謂親政之初先擢內臣故衆心驚疑上
 釋然曰除命且留候附廟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
 不相慶○范祖禹言近聞陛下召內臣十人而李憲之子亦在其中

元祐八年

言事

又召數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數中。外民庶皆言執政大臣不能固執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不報。遂請對劄子言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衆不足從祖宗不足法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布滿中外日夜伺候今日事變妄意陛下以修改法度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進姦言上以惑誤陛下次以傾宗害人下以脅持群臣豈惟正人不敢立朝臣恐宋室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言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出出之主也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與師旅內興百役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嘗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召用內臣指揮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祖禹既讀劄子又面奏章惇等不可用又奏召用中官不謂陛下有此政事上曰卿所論朕已曉祖禹曰臣乞携此章付執政且詰責之上曰且留此朕欲再看○先是呂大防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已竟超遷畏為禮部侍郎○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

宋世十一

四九

楊畏 類古 大防 紹述 之議

李清 臣首 倡紹 述

滑州 等

以成繼述之道上即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畏即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行義多加題品具密奏書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為宰相上皆嘉納焉○紹聖元年正月戊子鄧溫伯權知貢舉范祖禹王觀虞策同權知貢舉○二月丁未守戶部尚書李清臣守中書侍郎守兵部尚書鄧溫伯守尚書左丞清臣首倡紹述溫伯和之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送伴北使張元方還言相滑等州飢民無多倉廩空虛蘇轍見范純仁鄭雍議曰此事豈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轍曰昔真宗初即位季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王曰謂沆曰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令常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慶也純仁曰善友對純仁具奏上曰為之柰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糧萬石與之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倉軍糧才有二年五箇月備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此非一日之故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時有九年以下糧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嘗以為意重節浮費令三年間有二五年備亦漸可也○三月壬申朔

昭聖三十九年

朝議大夫知袁州蘇軾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甲申禮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梁燾落資政殿學士降授左中散大夫知鄂州劉安世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兵安詩落直集賢院監光州鹽酒稅韓川落龍圖閣待制知防州孫升特落集賢院學士知房州

陳道寧尊號餘言云臣願陛下詔張商英而問之曰宣仁聖烈皇后果有不忠之意乎十有九章上于宣仁者誰言之也致往之義當如之何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大抵周秩五章張商英六章黃履三章程恩割拯上官均來之邵并亮采各一章八人共十九章也

周秩
罷言
職

丙戌詔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辛卯周秩言事失當罷監祭御史差權知廣德軍是日三省以周秩所上二章進呈讀至秩言向者有御批欲增隆皇太妃儀物又如治平中議濮廟事令呂大防如何住得所以求去上曰大防何嘗有言今周秩越次及之是迎合也又進讀至邪說甚行使天子不得尊其母上曰此言激怒也如秩趣操甚狂若置之言職朝廷無有安靜之理其罷絕之○秋七月張商英言呂希純於元祐中嘗繳駁詞頭不當及附會呂大防蘇轍事乃奪希純賢文閣待制知亳州如故○丁巳三省言范純仁韓維

宋世十三

卷八

范純
仁降
官

司馬
光等
遣官

朋附司馬光長縱群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詔純仁特降一官初章博請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朕留耳博曰不肯留即黨也上勉從博請○三省言前後臣僚上言論列元祐以來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輕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謚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仍下陝西鄭州各於逐官墳所拆去官修碑接及倒碑磨毀奉敕所撰碑文訖奏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知隨州呂大防行祕書監分司南京鄆州居住知黃州劉摯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知袁州蘇轍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梁燾鄂州居住劉安世南安軍居住戊午詔司馬光等各以等第行遣責降訖其餘一切不問議者亦勿復言所有見行取會實錄修撰官以下及廢棄渠陽寨人自別依敕處分○來之邵劉拯等乞復免行錢法○九月甲辰黃慶基董敦逸並為監察御史○庚戌三省同進呈考試制科張咸其儔陳暘二人中第五等推恩上曰先朝嘗能此科何時復置知章等對曰元祐二年復置上曰進士策文理有過於此者因詔罷制科○呂惠卿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除日韓忠彥曾布因言章惇秉政

呂惠
卿知
大名

哲宗 元祐元年

希章博之黨為博謀客由是博與其黨自毀短安民於上前謂安民力主元祐意欲為范祖禹等營解○邢恕為質文閣待制知青州夏四月恕入對涕泣曰臣不謂今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渎瀆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先是恕請觀韓忠彥曰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恕自謂有定策功曹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手分付與个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多犯分如欲調一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心同力此豈可得上亦笑之○八月甲申詔應呂大防等亦不得引用蕃數及赦恩叙復○九月范純仁在陳州齋戒上奏曰切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更年祀未蒙恩旨久困拘囚仰惟陛下每頒赦令斬絞重囚髡黥徒隸咸蒙赦宥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在漢有黨鋪之寃於唐有牛李之黨後皆淪胥善類貽患朝廷數十年間未能消弭癸卯上批范純仁立異數名沮抑朝廷已行之命可落觀文殿大學士知隨州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奏章博力主前議且謂純仁同罪未錄遂并責之○辛亥大享于明堂○壬戌詔監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險趣性頗邪荐致人言姦狀甚者畀之要路誠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降監當差遣初安民言祭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不早覺悟逐去之他日援引群姦布滿中外變移是非陰奪人主之權羽翼已成就欲去之嗟無及矣又為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乃引元祐例許奏薦近日講復官制職事官不帶職寄祿官不帶左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獨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難以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秦楚國夫人第澆英及輟朝并命敕葬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今權臣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

宋史一百一

五十一

以來所引皆闖茸小人陛下以天下公論召汝礪而沮格不行呂升
卿於罪謫中致仕而惇不稟旨召之再仕上欽臣謝表語侵御史而
惇欲削職降官周秩譏切朝廷而惇多方欲曲庇其罪陛下不欲與
惠卿復職而終須復不欲除林希經筵而終須除以是上下畏之獨
臣與忠彥曾稍開陳他人有敢言其非者否上曰此固當開陳也○
冬十月庚寅常安民為監察御史安民先召對言元祐中進言者以
熙寧元豐之政為非而當時為是今日進言者以元祐之政為非而
熙寧元豐為是皆為偏論願陛下公聽並觀是者行之非者改之無
間新舊惟歸於當上深然之謂執政曰安民議論公正無所阿附○
國子司業龔原奏王安石在先朝時嘗進所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
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安石家繕寫足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
者傳習詔可○降呂希純知折州○張商英之自右正言遷左司諫
也具奏曰願陛下無忘大臣擅權時願章惇無忘在汝州時願安燾
無忘在許昌時願李清臣曾布無忘在河陽時曾布因指陳商英言
願陛下無忘皆臣所不曉上曰商英言事多如此過當耳○十一月
蔡確特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已丑常安民言北都為河朔重鎮既

非所宜可罷監察御史送吏部與降監當差遣初安民言蔡京姦足
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
是非內結中官外連臺諫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若不早覺悟
逐去之他日援引群姦布滿中外變移是非陰奪人主之權羽翼已
成就欲去之嗟無及矣又為上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
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
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士大夫皆傳笑之及近為諫
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乞斷棺鞭尸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
公論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蔭孫五人皆珪身後所生
右至於權尚書侍郎猶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復改易如此等事謂之
公心可乎故凡勸陛下紹述先帝者皆欲託先帝以行姦謀謂他事
難以感陛下若聞先帝則易為感動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
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聖烈皇后其得人心前日陛下駕幸
秦楚國夫人第澆英及輟朝并命較舞諸費從官給人人無不歡呼
令權臣恣橫朋黨滿朝言官未嘗一言及之惟知論元祐舊事力攻

新宗 聖二年

鄭雍
結章
惲亦

安燾
罷

楊畏
三

孫諤
言役
罷

已去臣僚臣荷陛下獎拔不敢負恩摧枯拉朽之事古實耻為之舉
朝嫉臣誣陷非一臣賦性愚直恐終不能勝朋黨之論願之外任以
避之上開慰而已上初命與安民知軍惲乃進擬送吏部降監當明
年董敦逸論瑤華事上怒欲貶之謂執政曰依常安民例與知軍惲
救之乃知上亦初不曾知安民降監當也○冬十月右丞鄭雍為資
政殿學士知陳州章惲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上疑惲
惲甚恐雍私語惲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惲大喜取其索牘白
上惲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惲也然雍竟罷絀○甲戌守吏部尚
書許將為尚書左丞翰林學士蔡卞守尚書右丞丙子戶部尚書蔡
京為翰林學士○十一月乙未門下侍郎安燾為觀文殿學士知河
南府壽舊與章惲相好及同省執政惲憚且惡之所以排陷壽者無
不至○戊戌監察御史陳次升為殿中侍御史○蘇州自夏迄秋地
震○十一月乙丑詔御史臺六察案復置監察御史三員分領

○紹聖三年春正月庚子韓忠彥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知
成德軍楊畏知河中府孫諤言畏在元豐之間其論議皆與朝廷合
及元祐之末大防輒等用事則盡變其趣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

宋世十二

五

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趣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二變詔落賢文閣待
制其後以盛陶言移知魏州○戊午詔且罷合祭自今間因大禮之
歲以夏至之日躬祭地祇于北郊○二月詔罷富弼配享神宗廟庭
○三月辛卯朔內尚書省火壬辰詔罷春宴不御垂拱殿三日○劔
南東川地震○丁未蔡階守監察御史○夏五月丙申孫諤言免役
者一代之大法伏願陛下博採群言無以元豐元祐為間要以便元
元至於無不均不平之患而止則先帝之烈昭然如日月之光明豈
不成○察京言孫諤言役法以為元豐多元祐省元豐重元祐輕則
是謂以謂元豐之法不若元祐明矣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
臣愚不知諤果何心也詔孫諤罷左正言差知廣德軍○給事中蹇
序辰言先帝在位十有九年其應世之迹未易周覽請選儒臣著為
神宗寶訓一書授之讀官以備勸講之闕詔俟正史成書令史官編
修○秋七月詔知渭州呂大忠知秦州大忠自涇原入對上語大忠
曰曾得大防信否有書再三說與且將息忍柰大防朴為人所賣候
二三年可復相見大忠拜謝以告章惲惲既聞上語即萌異意元祐
黨人由是再行貶黜○乙卯國子司業龔原言將來科場只令依舊

世宗 紹聖三年

中我
母罪

會布
言章

盛孟
皇后

夏真
朱末

夏真
馬
馬
馬

夏真
元祐
元祐

專治一經從之。○八月范祖禹特責授昭州別駕賀州安置劉安世
 特責授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坐四年十一月同上疏論禁中查乳母
 事也。○九月會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惇輕率以相媚說故多為
 其所誤凡惇所主張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毅然如自己出
 而卞噤不啓口外議皆云蔡卞心章惇口如此實於聖政有害政府
 虛位甚多願早擇人以助正論。○壬子上批皇后孟氏縱慾失德密
 造竒邪躬稟皇太后皇太妃聖旨恭奉玉音可廢居道宮其後上頗
 有悔悟意嘗曰章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上
 遺志而行之也。○冬十月正字鄧洵武為神宗皇帝正史編修官。○
 壬申西南方有雷聲次大雨雹。○十一月女真本名朱里真番語舌
 音訛為女真自大中祥符三年以後絕不與中國通有高版者生女
 真之酋也其孫曰楊割稱強諸部楊割有子曰阿骨打有大志契丹
 壽昌二年即紹聖二年也大國舅帳蕭解里四郎君嘯聚為盜有衆
 數千奔女真結楊割為亂因命楊割圖之楊割斬解里遣阿骨打獻
 首級餘悉留不遣契丹不得已反進楊割父子等官自是其徒陰懷
 異志契丹知其為東方患者必此人也。

司馬

紹聖四年春正月己酉翰林學士林希權知貢舉給事中徐鐸
 起居郎沈銖同知貢舉。○庚戌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河南府。○二月

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唱為姦謀同惡相濟亦宜少示懲沮呂公著
 可特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司馬光可特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王
 巖叟可特追貶雷州別駕並追奪遺表致仕子慈親屬所得蔭補陳
 乞恩例。○丙寅給事中葉祖洽言近詔中書省書過文字並不迴避
 臣伏觀中書省置中書舍人以行為職其不可行則繳之門下省置
 給事中以讀為事其不可讀則駁之蓋以為廟堂之上議論施設或
 有差誤人主有所不知則給舍得以其職上聞今使中書舍人兼權
 給事中又令凡有書過文字並不迴避不惟名實淆亂而給事中職
 事遂廢詔除特旨書讀不迴避外餘令互書。○庚辰詔罷春秋科。○
 三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訛毀先帝變更法度各加追貶謹按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為臣不忠罪與光等無異雖嘗懲責而罰不
 稱愆呂大防可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
 新州安置蘇轍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梁燾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范純
 仁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劉奉世分司南京郴州居住韓維特

不咸

而罵之章蔡由是不咸自為小官時即特立敢言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權適相遇隨眾謁之惇素聞權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權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答權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叙以何事為先何事為後誰為君子誰為小人惇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辨權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權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權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遂以為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為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辭辨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許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權共飯而別○惇到闕召權為太學博士權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為辭以而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權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權曰神考少年之文爾權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豈有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歉遽以告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敢議毀矣

蔡下
欲毀
通鑑
板

大事記曰

國朝石介祖禹各有唐鑑不若通鑑集一千七百年之事為備也賜名資治通鑑以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資其益於治道百代之龜鑑云耳然人主之所不喜小人之所不便也崇寧奸臣請毀唐鑑蘇黃文集又欲毀及此書所幸有御製在也

權又嘗為別試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以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吾荆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唯候瓘所取士求疵立說而行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采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誦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己亥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呂大防卒於虔州○四月辛丑呂公著特追貶昌化軍司戶參軍司馬光特追貶朱崖軍司戶參軍詔王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所賜宅拘收入官故承議郎高士英特追毀出身以來文字上宣諭王珪當先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請黃復問誰當立者曾布林希曰天命何可移易兼宣仁亦必無此心上曰宣仁乃婦人之堯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簡輩妄為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邪怨與蔡確等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死貶所怨亦斥不用心恨之高士京者

呂大

宣仁
婦人
堯舜

哲宗 紹興四年

邪惡
誘高
京

大彦
博卒

元祐
非黨
意

火入
鬼

彗星
見

嘗與怨同官怨一日置酒從容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
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怨曰此乃傳
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為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
言於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怨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
當為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王極為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其
後士京恨所得官爵不意屢欲自陳虛妄高氏諸族皆惡之絕不與
通○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路國公致仕文彦博卒○朝議大夫
致仕韓維以朋附司馬光最為盡力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致仕筠
州居住○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翳不見丙戌三省樞密院同班
致詞賀上顧三省曰卿等更當修政事以進賢退不肖為意曾布曰
君子小人有天下公議在誠不難分別博曰若盡要為君子誰為小
人者初曰臣不敢以小人自處若無君子之心何可居此地○秋七
月詔許呂大防歸葬始大防卒於虔州上聞之曰大防何以至虔州
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痛貶元祐黨人皆非本意也○
甲子內中遺火○己巳詔罷作北郊竣先罷合祭於圜丘乃行○庚
午大史奏火入輿鬼主賊在君側宜備之上遣中人召大史詰對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五十四

曰讒慝之人皆賊也唯親近正人修德乃所以備之○八月己酉彗
星見氏間斜指天市垣光芒約三尺至九月戊辰沒上顧問見彗否
皆以實對上曰當避朝肆赦以答天戒曾布言政事有未安刑罰有
未當大臣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改更否正人端士天下之所欲進而
大臣素所不悅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收用否讒邪不正之人置在要
路而大臣素所黨與還肯因天變為陛下斥逐否臣恐未有以稱陛
下修省之意也上聞之矍然見於色布又言陛下下方詔求直言比
聞論者已有恐恐士大夫因天變欲動搖政事如此則誰敢言者是
月上以星變屢戒大臣以修政事又下詔求言曾布因奏事白上有
識之士或有所陳望陛下省覽然其間有奸言聞林希言方天若上
書更欲誅戮元祐之人既而聞林自果有此論而御史鄧綰遂以此
應詔以掃除異意之人足以應除舊布新之象綰乃下黨京所薦也
林希因進曰陛下寅畏如此未知大臣能奉行聖意否上遽曰不畏
天變豈非章惇○冬十月辛巳朔御瀟英閣侍讀蔡京言切見王安
石有日錄一集其間皆先帝與安石反覆論天下事及熙寧改更法
受之語本末備具以之略行修纂進讀上曰宮中自有本朕已詳閱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數次矣○邊報言羌人以彗星肆赦罷兵以放散人馬上曰羌人猶畏天變况中國乎○壬寅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惲實啓上也惲嘗謂惲有定策功而惲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惲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惲與下已不成惲即上疏論朋黨○十一月丁丑詔放歸田里人程頤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頤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遜可與編管頤素與邢恕善林希意惲以救頤則因以傾惲語人曰便斬頤萬段惲亦不救聞者笑之

謝良佐曰是行乃頤族子公孫與邢恕為之頤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安用尤臧氏

十二月鼎州團練使新州安置劉摯李先是蔡京安惲共治文及南并尚侏等所告事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稍怠然京惲極力煅煉不少置已而壽先卒於化州摯亦卒於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獄乃罷○戊戌殿中侍御史陳次升為左司諫初章惲蔡卞欲其排元祐臣察次升首論救榜反覆又言常立周種鄭居中自此惲卞不諒常令太府少卿林顏致忱惲於次升次升對曰次升知守官而已不知其它○申辰三省言熙寧年興置市易務本以通有無利商賈平物價抑兼并元祐一切罷去詔復置市易務

○元符元年春正月癸酉鄒餘為監察御史邢恕所薦也○二月

蔡京等根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領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三月辛亥曾布言近聞呂升卿董必察訪二廣中外疑駭祖宗以來未嘗誅殺大臣升卿兄弟與軾輒乃切骨仇讎軾輒聞其來萬一望風引決朝廷本無殺之之意使之至此豈不有傷仁政兼升卿凶焰天下所畏又濟之以董必此人情所以尤驚駭也上改容曰甚好乃詔呂升卿差充廣南西路察訪旨揮更不施行後三日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初章惲蔡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謀所以排陷之計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又責呂大防劉摯梁燾范祖禹劉安世等過嶺意猶未慊仍用黃履疏高士英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頗亦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專媒孽垂簾時事建言欲追廢宣仁惲卞自作詔書請上詣靈殿宣讀施行皇太后方寢聞之遽起不及納履號哭謂上曰吾日侍崇慶天

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大妃同皇太后諫
 上語極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燭焚之禁中相慶惇卞明日再具
 奏堅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抵其奏於地宣仁追
 廢之議由是息而惇卞終不肯釋元祐舊臣京惇進呈摺等事自上
 曰摺等已責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戮大臣其釋勿治○蔡京等
 奏定驗咸陽民段義所獻玉爾篆文與秦相李斯篆文合有魚龍鳳
 鳥之形是古之蟲篆詔令禮部太常寺按故事詳定以聞○詔蘇轍
 移循州安置○夏四月化州安置梁壽卒○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
 院事知亳州邢恕罷御史中丞知汝州○詔五月朔受傳國寶以天
 授傳國受命之寶為文五月戊申朔上御大慶殿受傳國寶行朝會
 禮初章惇謂秦璽何足貴不過藏天章瑞物庫而已既而京等專恣
 未嘗關白三省惇等不復敢一言聞者哂之○丙寅詔以六月朔改
 元為元符曾布以為昔天書降嘗於承天門裏作元符觀後以火廢
 則元符之號亦不甚佳○秋七月詔罷祖禹移化州安置劉光世移
 梅州安置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諸子並勒停永不收叙○
 韓維卒○壬申夜雲霧蔽天地震良久乃止○九月詔王珪諸子並

勒停永不收叙凡有維管素觀特除名永不收叙移送雷州編
 管以附會司馬光等同惡相濟也○壬子宣德郎鄒浩為右正言
 省呈浩元祐間所上疏云人才所當急則云自古才之士才國所當
 憂則云君子不言利邊備所當修則云在德不在兵皆深中當時議
 論者之病遂擢授諫職○詔鄭俠追毀出身除名革任依舊以兵刑
 編管○冬十月甲午化州安置范祖禹卒○中書省言元祐元兵刑
 恕上書言熙寧初王安石呂惠卿用事先帝詢及二人臣具道安石
 之短惠卿之奸又言太皇太后躬親聽斷並用忠良全去弊蠹又言
 韓維端諒名德乃與司馬光呂公著一等詔邢恕特降授承議郎知
 南安軍○十一月甲子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十二
 月鄒浩嘗奏論章惇擢登相位於今五年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
 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互應惇雖不動
 聲氣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
 不得進陛下之所欲來者忠言也由此雍闕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
 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道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
 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奸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

燒而不知其効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變理則水旱存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誕慢相習之風彌扇論其旁招則非趨附其門者非用論其言動則雖陵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灾而歟略不引咎又嘗奏臣觀執政大臣不務同心同德以稱陛下登用之意且其不和之心既已發於聲形動於天地為水為旱為民物之灾矣失今弗圖後必滋甚抑恐四夷聞之必有以輕議中國者此正朝廷所以為今日之急務也

元符二年春正月先是曾布累乞罷上不許既復就職因言章惇作相舉措乖錯不為人所服自士大夫至閭巷小人無不昌言慢罵刑政失當致天下論議如元祐之人罪戾深重者悉已貶竄其間一言之差一向搜求有何窮盡又如看詳訴理事臣亦嘗言刑為兩司一則斷刑一則雪罪熙寧得罪之人亦有守元豐理者何獨於元祐中一切不許訴雪事在已往無可言者然尚可闊略兼趣令結絕後數日遂諭三省人略在下者而一旨但云公人軍人百姓更不看詳而已○**熙寧**元符二年春正月是月恩州地震

夏四月丁亥

丑詔新除工部員外郎重必送身尚與小

平仲葉常平違法就潭州起獄致死者二人

多刻薄○五月庚申孔平仲責授惠州別駕英州安且○戊

因闕元祐臣寮所上章疏得陳次升任監察御史下二奏

邪附會權臣詆毀先政可能職與遠小監當遣逐添差監全酒稅次升之為御史也嘗劾奏不入報次升自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首尾凡四年既罷而博獨居相位元符末也○六月癸酉長落職降一官知黃州以奉使遼國進拜不如舊等事故也序辰凶慝貫盈人莫敢動搖之者一旦逐去衆論快之○秋七月初邊波斯結既以講宋等四地來邈川諸酋相繼亦求內附令孫路駐河州王贈將河州軍兵為先鋒總管王熙將岷州及熙州軍馬策應以撫納邈川諸部是月己未詔下平子師發河州次安鄉城贈以先鋒自章渡過河丙寅遂克邈川即日以捷書聞孫路怒贈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護聞自此作矣八月王瞻以復邈川城按邈川城係古湟中之地東北控夏國西阻甘涼一帶

元符二年

使謝罪見于宗政殿○丁未 詔立賢妃劉氏為皇后先是內
 皇太后手詔曰非也人其誰可也 身後皇太后臨朝以瑤華無辜
 被廢追治元符立后之因詔將之立進所奉三詔驗其子畫乃劉女
 端所書之許簾前奏曰當時降制用三詔皆得旨不謂皇太后
 知也時許制納結內侍郝隨以同權詔劉友端助之三人以狡
 相習以長樂手札博撰定進入友端矯制書之官禁事秘人莫得而
 辨也○賜夏國主乾順詔謂曹布曰西人未嘗如此孫順布曰元
 和中固不論元豐中表章固不遜未嘗如今屈服也○鄒浩上疏曰
 天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其妃劉氏一時之議不疑惑誠以國
 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辨則之耳蓋皇后前此為美人尚氏子寵
 致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即
 於其妃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遠
 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
 雜治者與賢妃爭寵以致罪則并斥美人以
 為若不自與負妃爭寵以故罪則不立兒嬪以
 為伏望聖慈

勅伶送

此入文字推先帝保甲之法以為此

以博在先朝固已為執政矣何不為牛

言乾而遽詆以為非邪○閏九月行州

州邈川為隍州○冬十月己亥朔詔

旨由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甲寅

對上喻布曰章博以頁 邈川欲因

可聽布曰陛下聖明 此天

甚甚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則息

不神於戰沒胡宗回遣河州都監

無討之劍亦敗死自種朴之

路復不通○十二月

中肆行剽劫朝廷危

辰朔不受朝下勿

